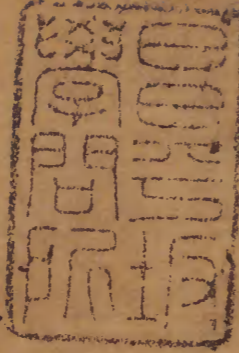


通鑑紀事本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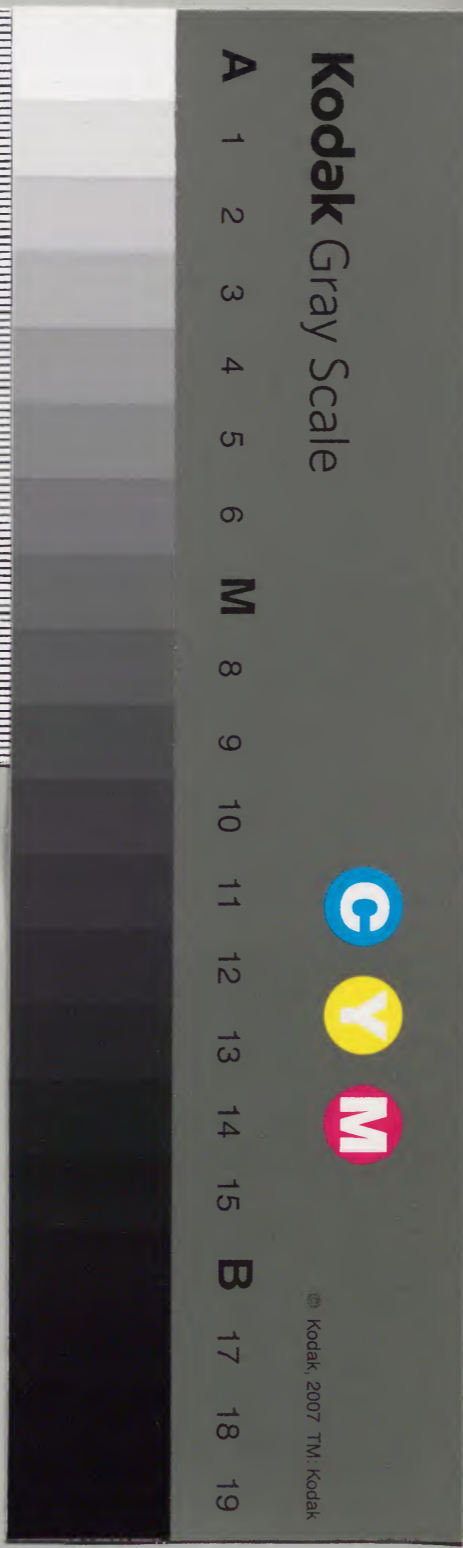


二百九 蛮導南詔入寇
 二百十 李克用歸唐
 二百十一 黃巢之亂

漢書門			
八	八	一	類
六	六	一	號
冊	函	冊	冊

內閣文庫		
三	八	漢
五	八	書
函	一	
一	一	
四	冊	類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11
冊數	60 (50)
函號	285 44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九

淺草文庫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蠻導南詔入寇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 初安南都護李涿爲政貪暴
疆市蠻中馬牛一頭止與鹽一斗又殺蠻酋杜存誠
群蠻怨怒導南詔侵盜邊境峯州有林西原舊有防
冬兵六千其旁七縮洞蠻其酋長曰李由獨常助中
國戍守輸租賦知峰州者言於涿請罷戍兵專委由



李涿罷戍兵
李由獨臣於
南詔安南始
有蠻患

獨防遏。於是由獨勢孤，不能自立。南詔拓東節度使，以書誘之，以甥妻其子，補拓東押牙。由獨遂帥其衆，臣於南詔。自是安南始有蠻患。六月，蠻寇安南。十三年，初韋臯在西川，開青溪道，以通群蠻。使由獨入貢，又選群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欲以慰悅羈縻之。業成則去，復以它子弟繼之。如是五十年，群蠻子弟學於成都者，殆以千數。軍府頗厭於廩給，又蠻使入貢，利於賜與，所從僭人浸多。杜棕爲西川節度使，奏請節減其數，詔從之。南詔豐祐怒，其賀冬

豐祐卒酋龍
立自稱皇帝

使者留表付雋州而還，又索暫學子弟，移牒不遜。自是入貢不時，頗擾邊境。會宣宗崩，遣中使告哀。時南詔豐祐適卒，子酋龍立，怒曰：我國亦有喪，朝廷不弔祭。又詔書乃賜故王，遂置使者於外館，禮遇甚薄。使者還，具以狀聞。上以酋龍不遣使來告喪，又名近玄宗諱，遂不行冊禮。酋龍乃自稱皇帝，國號大禮，改元建極，遣兵陷播州。

懿宗咸通元年冬十月，安南都護李鄴復取播州。十二月戊申，安南土蠻引南詔兵合三萬餘人乘虛

攻交趾陷之都護李鄴與監軍犇武州

二年春正月詔發邕管及鄰道兵救安南擊南蠻

夏六月癸丑以鹽州防禦使王寬為安南經略使時

李鄴自武州收集土軍攻群蠻復取安南朝廷責其

失守貶儋州司戶鄴初至安南殺蠻酋杜守澄其宗

黨遂誘道群蠻陷交趾朝廷以杜氏彊盛務在姑息

冀收其力用乃贈守澄父存誠金吾將軍再舉鄴殺

守澄之罪長流崖州秋七月南蠻攻邕州陷之先是

是廣桂容三道共發兵三千人戍邕州三年一代經

州
流李鄴于崖

李蒙罷三道
戍卒蠻人乘
虛入寇

略使段文楚請以三道衣糧自募土軍以代之朝廷

許之所募纔得五百許人文楚入為金吾將軍經略

使李蒙利其闕額衣糧以自入悉罷遣三道戍卒止

於所募兵戍守左右江比舊什減七八故蠻人乘虛

入寇時蒙已卒經略使李弘源至鎮纔十日無兵以

禦之城陷弘源與監軍脫身奔巒州二十餘日蠻去

乃還弘源坐貶建州司戶文楚時為殿中監復以為

邕管經略使至鎮城邑居人什不存一文楚秀實之

孫也杜棕上言南詔向化七十年蜀中寢兵無事

群蠻率服。今西川兵食單寡。未可輕與之絕。且應遣使弔祭。曉諭清平官等。以新王名犯廟諱。故未行冊命。待其更名謝恩。然後遣使冊命。庶全大體。上從之。命左司郎中孟穆為弔祭使。未發。會南詔寇嶺州。攻邛峽關。穆遂不行。

南詔寇嶺州
攻邛峽關

三年春二月。南詔復寇安南。經略使王寬數來告急。朝廷以前湖南觀察使蔡襲代之。仍發許滑徐汴荆襄潭鄂等道兵合三萬人授襲。以禦之。兵勢既盛。蠻遂引去。邕管經略使段文楚坐變更舊制。左遷威衛將軍分司。嶺南舊分五管。廣桂邕容安南皆隸嶺南節度使。蔡京奏請分嶺南為兩道節度。從之。五月。敕以廣州為東道。邕州為西道。又割桂管龔象二州。容管藤巘二州隸邕管。尋以嶺南節度使韋宙為東道節度使。以蔡京為西道節度使。蔡襲將諸道軍在安南。蔡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稱南蠻遠遁。邊徼無虞。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虛費餽運。蓋以荒陬路遠。難於覆驗。故得肆其姦詐。請罷戍兵。各從本道。朝廷從之。襲累奏稱群蠻伺隙日久。不可無備。乞留戍兵五

蔡襲兵勢盛
蠻引去

將軍分司。嶺南舊分五管。廣桂邕容安南皆隸嶺南節度使。蔡京奏請分嶺南為兩道節度。從之。五月。敕以廣州為東道。邕州為西道。又割桂管龔象二州。容管藤巘二州隸邕管。尋以嶺南節度使韋宙為東道節度使。以蔡京為西道節度使。蔡襲將諸道軍在安南。蔡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稱南蠻遠遁。邊徼無虞。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虛費餽運。蓋以荒陬路遠。難於覆驗。故得肆其姦詐。請罷戍兵。各從本道。朝廷從之。襲累奏稱群蠻伺隙日久。不可無備。乞留戍兵五

蔡京忌襲立
功請罷戍兵
襲作十必死
狀申中書不
省

京為軍士所逐救賜自盡

千人不聽襲以蠻寇必至交趾兵食皆闕謀力兩窮作十必死狀申中書時相信京之言終不之省秋八月嶺南西道節度使蔡京為政苛慘設炮烙之刑闔境怨之遂為邕州軍士所逐奔藤州詐為敕書及攻討使印募鄉丁及旁側土軍以攻邕州眾既烏合動輒潰敗往依桂州桂州人怨其分裂不納京無所自容敕貶峴州司戶不肯之官還至零陵敕賜自盡以桂管觀察使鄭愚為嶺南西道節度使冬十一月南詔帥群蠻五萬寇安南都護蔡襲告急救發荆

南湖南兩道兵二千桂管義征子弟三千詣邕州受鄭愚節度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寇必向邕州若不先保護遽欲遠征恐蠻於後乘虛扼絕餉道乃救蔡襲屯海門鄭愚分兵備禦十二月襲又求益兵救山南東道發弩手千人赴之時南詔已圍交趾襲嬰城固守救兵不得至

南詔陷交趾蔡襲力戰溺死元惟德等至城東水際還向城殺蠻二千餘人遇

四年春正月南詔陷交趾蔡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十矢欲趣監軍船船已離岍遂溺海歿幕僚樊綽攜其印浮度江荆南江西鄂岳襄州將士四百餘

蠻將楊思縉
子出救被殺

通鑑紀事 卷二百九 五
人走至城東水際。荆南虞候元惟德等謂衆曰：吾輩無船入水則死。不若還向城與蠻鬪。人以一身易二蠻亦爲有利。遂還向城。入東羅門。蠻不爲備。惟德等縱兵殺蠻二千餘人。逮夜。蠻將楊思縉始自子城出救之。惟德等皆死。南詔兩交趾所殺虜且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思縉據交趾城。谿洞夷獠無遠近皆降之。詔諸道兵赴安南者悉召還。分保嶺南東西道。二月。南蠻寇左右江。浸逼邕州。鄭愚懼。自言儒臣無將略。請任武臣。朝廷召義武節度使康承訓詣闕欲

鄭愚自言儒
臣無將略請
任武臣

使之代愚。仍詔選軍校數人。士卒數百人自隨。夏四月。康承訓至京師。以爲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荆襄洪鄂四道兵萬人與之俱。五月乙亥。廢容管隸嶺南西道。以供軍食。復以龔象二州隸桂管。六月。廢安南都護府。置行交州於海門鎮。以右監門將軍宋戎爲行交州刺史。以康承訓兼領安南及諸軍行營。秋七月。復置安南都護府於行交州。以宋戎爲經略使。發山東兵萬人鎮之。時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嶺南。江西湖南。江西湖南餽運者皆泝湘江入潯渠。

陳蟠石請造
大舟自福建

運米泛海至
廣州

通鑑紀事 卷二百九
灑水勞費艱澁諸軍乏食潤州人陳磻石上言請造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泛海。不一月至廣州。從之。軍食以足。然有司以和雇爲名。奪商人舟。委其貨於岍側。舟入海。或遇風濤沒溺。有司因繫綱吏舟人。使償其米。人頗苦之。八月。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寇必向邕州。請分兵屯容。藤州。冬十二月。南詔寇西川。五年春正月丙午。西川奏南詔寇嶺州。刺史喻七珍破之。獲千餘人。詔發右神策兵五千及諸道兵戍之。

忠武大將顏慶復請築新安。遇我二城。從之。以容管經略使張茵兼句當交州事。益海門鎮兵。滿二萬五千人。令茵進取安南。二月己巳。以刑部尚書鹽鐵轉運使李福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三月。康承訓至邕州。蠻寇益熾。詔發許滑青汴兗鄆宣潤八道兵以授之。承訓不設斥埃。南詔帥群蠻近六萬寇邕州。將入境。承訓乃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以獠爲導。給之敵。至不設備。五道兵八千人皆沒。惟天平軍後一日至。得免。承訓聞之。惶怖不知所爲。節度副使

康承訓兵敗
賴天水小校
夜燒蠻營邕
州圍解承訓
乃盡攘其功
詹奏告捷

通鑑綱目 卷二百九
李行素帥眾治壕柵，甫畢，蠻軍已合圍，留四日，治攻具將就，諸將請夜分道斫蠻營，承訓不許，有天水小校再三力爭，乃許之。小校將勇士三百，夜縋而出，散燒蠻營，斬五百餘級。蠻大驚，間一日解圍去。承訓乃遣諸軍數千追之，所殺虜不滿三百級，皆溪獠脅從者。承訓詹奏告捷，云大破蠻賊，中外皆賀。夏四月，加康承訓檢校右僕射，賞破蠻之功也。自餘奏功受賞者，皆承訓子弟親暱。營小校不遷一級，由是軍中怨怒，聲流道路。秋七月，西川奏兩林鬼主邀南詔

蠻敗之，殺獲甚眾。保塞城使杜守連不從，南詔帥眾詣黎州降。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具知康承訓所為，以書白宰相。承訓亦自疑懼，累表辭疾，乃以承訓為右武衛大將軍，分司。以容管經略使張茵為嶺南西道節度使，復以容管四州別為經略使。時南詔知邕州空竭，不復入寇。茵久之不敢進軍，取安南。夏侯孜薦驍衛將軍高駢代之，乃以駢為安南都護。本管經略招討使茵所將兵悉以授之。駢，崇文之孫也。六年夏四月，楊收建議以蠻寇積年未平，兩河兵戍

夏侯孜薦高
駢討南詔

諭士珍貪獍
降賊

監軍李維周
惡高駢不發
兵應援駢獨
大破蠻眾

嶺南冒瘴霧物故者什六七請於江西積粟募彊弩
三萬人以應接嶺南道近便仍建節以重其權從之
五月辛丑置鎮南軍於洪州 雋州刺史諭士珍
貪獍掠兩林蠻以易金南詔復寇雋州兩林蠻開門
納之南詔盡殺戍卒士珍降之 壬寅以桂管觀察
使嚴謨為鎮南節度使謨震之孫也 秋七月高駢
治兵於海門未進監軍李維周惡駢欲去之屢趣駢
使進軍駢以五千人先濟約維周發兵應援駢既行
維周擁餘眾不發一卒以繼之 九月駢至南定峰

州蠻眾近五萬方穫田駢掩擊大破之收其所穫以
食軍。

七年春三月戊寅以河東節度使劉潼為西川節度
使初南詔圍雋州東蠻浪稽部竭力助之遂屠其城
卑籠部怨南詔殺其父兄導忠武戍兵襲浪稽滅之
南詔由是怨唐南詔遣清平官董成等詣成都節度
使李福盛儀衛以見之故事南詔使見節度使拜伏
於庭成等曰驃信已應天順人我見節度使當抗禮
傳言往返自旦至日中不決將士皆憤怒福乃命梓

駢屢破南詔
維周反奏其
玩軍不進

而歐之。因械繫於獄。劉潼至鎮。釋之。奏遣還國。詔召成等至京師。見于別殿。厚賜勞而遣之。夏六月。南詔莫龍遣善闡節度使楊緝思助安南節度使段酋遷守交趾。以范昵些為安南都統。趙諾眉為扶邪都統。監救使韋仲宰將七千人至峰州。高駢得以益其軍。進擊南詔。屢破之。捷奏至海門。李維周皆匿之。數月無聲。問上怪之。以問維周。維周奏駢駐軍峰州。玩軍不進。上怒。以右武衛將軍王晏權代駢鎮安南。召駢詣闕。欲重貶之。是月。駢大破南詔蠻於交趾。殺獲甚眾。遂圍交趾城。高駢圍交趾十餘日。蠻困蹙甚。城且下。會得王晏權牒。已與李維周將大軍發海門。駢即以軍事授韋仲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仲宰遣小使王惠贊駢遣小校曾袞入告交趾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問遊船。云新經略使與監軍也。二人謀曰。維周必奪表留我。乃匿於島間。維周過。即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即加駢檢校工部尚書。復鎮安南。駢至海門而還。王晏權暗懦。動稟維周之命。維周凶貪。諸將不為之用。遂解重圍。蠻遁去者大半。駢

上以維周奏
用王宴權代
駢會曾袞告
捷詔駢復鎮
安南

通鑑紀事本末

至復督勵將士攻城遂克之殺段酋遷及土蠻為南
 詔鄉導者朱道古斬首三萬餘級南詔遁去駢又破
 土蠻附南詔者二洞誅其酋長土蠻帥眾歸附者萬
 七千人。冬十一月壬子赦天下詔安南邕州西川
 諸軍各保疆域勿復進攻南詔委劉潼曉諭如能更
 修舊好一切不問。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高駢為節
 度使自李涿侵擾群蠻為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
 平。駢築安南城周三千步造屋四千餘萬間。
 八年春二月自安南至邕廣海路多潛石覆舟靜海

置靜海軍于
 安南蠻患始
 平

駢鑿海路潛
 石潛運無滯

卑籠部獨盡
 心于唐朝廷
 賜姓李

李思望欺罔
 朝廷請建定
 邊軍

節度使高駢募工鑿之漕運無滯。西川近邊六姓
 蠻常持兩端無寇則稱效順有寇必為前鋒卑籠部
 獨盡心於唐與群蠻為讎朝廷賜姓李除為刺史節
 度使劉潼遣將將兵助之討六姓蠻焚其部落斬首
 五千餘級。冬十二月加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同
 平章事。
 九年夏六月鳳翔少尹李師望上言雋州控扼南詔
 為其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建定邊軍屯重兵
 於雋州以邛州為理所朝廷以為信然以師望為雋

州刺史充定邊軍節度、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觀察、統押諸蠻、并統領諸道行營制置等使、師望利於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實邛距成都纔百六十里、雋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秋九月戊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盧耽為西川節度使、以有定邊軍之故、不領統押諸蠻、安撫等使、

十年、初南詔遣使者楊酋慶來謝釋董成之囚、定邊節度使李師望欲激怒南詔以求功、遂殺酋慶、西川大將恨師望分裂、巡屬陰遣人致意南詔、使入寇、

戍卒怨怒師望欲生食之
朝廷遣竇滂代之
貪殘尤甚

師望貪殘、聚私貨以百萬計、戍卒怨怒、欲生食之、師望以計免、朝廷徵還、以太府少卿竇滂代之、滂貪殘、又甚於師望、故蠻寇未至而定邊固已困矣、十月、南詔驃信酋龍傾國入寇、引數萬眾擊董春、烏部破之、十一月、蠻進寇雋州、定邊都頭安再榮守清溪關、蠻攻之、再榮退屯大渡河北、與之隔水相射、九日、八夜、蠻密分軍伐木開道、逾雪坡、奄至沐源川、滂遣堯海將黃卓帥五百人拒之、舉軍覆沒、十二月丁酉、蠻衣堯海之衣、詐為敗卒、至江岍呼船、已濟、眾乃

滂兵大敗顏慶師為蠻所殺

苗全緒等夜攻蠻軍

覺之遂陷犍為縱兵焚掠陵榮二州之境後數日蠻軍大集於陵雲寺與嘉州對峙刺史楊恣與定邊監軍張允瓊勒兵拒之蠻潛遣奇兵自東津濟夾擊官軍殺忠武都將顏慶師餘眾皆潰恣允瓊脫身走壬子陷嘉州慶師慶復之弟也竇滂自將兵拒蠻於太渡河驃信詐遣清平官數人詣滂約和滂與語未畢蠻乘船楫爭度忠武徐宿兩軍結陳抗之滂懼自經於帳中徐州將苗全緒解之曰都統何至于是全緒與安再榮及忠武將勒兵出戰滂遂單騎宵遁三將

謀曰今眾寡不敵明日復戰吾屬盡矣不若乘夜攻之使之驚亂然後解去於是夜入蠻軍弓弩亂發蠻大驚三將乃全軍引去蠻遂進陷黎雅民竄匿山谷敗軍所在焚掠滂奔導江邛州軍資儲侍皆散於亂兵之手蠻至城已空通行無礙矣詔左神武將軍顏慶復將兵赴援
十一年春正月西川之民聞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時成都但有子城亦無壕人所占地各不過一席許雨則戴箕盎以自庇又乏水取摩訶池泥汁澄而飲

楊慶復募勇士為突將以守成都

之將士不習武備。節度使盧耽召彭州刺史吳行魯使攝叅謀。與前瀘州刺史楊慶復共修守備。選將校分職事。立戰棚。具礮。檣。造器備。嚴警邏。先是西川將士多虛職名。亦無廩給。至是揭榜募驍勇之士。補以實職。厚給糧賜。應募者雲集。慶復乃諭之曰。汝曹皆軍中子弟。年少材勇。平居無由自進。今蠻寇憑陵。乃汝曹取富貴之秋也。可不勉乎。皆歡呼踊躍。於是列兵械於庭。使之各試所能。兩兩角勝。察其勇怯而進退之。得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彭州人也。戊午。

盧耽待蠻恭而成守備粗完

蠻至眉州。耽遣同節度副使王偃等齎書見其用事之臣杜元忠。與之約和。蠻報曰。我輩行止。只繫雅懷。南詔進軍新津。定邊之北境也。盧耽遣同節度副使譚奉祀致書于杜元忠。問其所以來之意。蠻留之不還。耽遣使告急於朝。且請遣使與和。以紓一時之患。朝廷命知四方館事太僕卿支詳為宣諭。通和使。蠻以耽待之恭。亦為之盤桓。而成守備。由是粗完。甲子。蠻長驅而北。陷雙流。庚午。耽遣節度副使柳槃往見之。杜元忠授槃書一通曰。此通和之後。驃信與

軍府相見之儀也。其儀皆以王者自處，語極驕慢。又遣人負綵幕至城南，云欲張陳蜀王廳，以居驃信。癸酉，廢定邊軍，復以七州歸西川。是日，蠻軍抵成都城下。前十日，盧耽遣先鋒遊奕使王晝至漢州，訶援軍。且趣之。時興元六千人，鳳翔四千人，已至漢州。會寶滂以忠武義成徐宿四千人，自導江奔漢州，就援軍以自存。丁丑，王晝以興元資簡兵三千餘人，軍於毗橋。遇蠻前鋒，與戰不利，退保漢州。時成都日望援軍之至，而寶滂自以失地，欲西川相繼陷沒，以分其責。

寶滂利于西川陷沒，輒說止授軍。

李白孝陰與蠻通誅之。

每援軍自北至，輒說之曰：「蠻衆多於官軍數十倍，官軍遠來疲弱，未易遽前。諸將信之，皆狐疑不進。成都十將李白孝陰與蠻通，欲焚城東倉爲內應。城中執而殺之。後數日，蠻果攻城，久之，城中無應而止。二月癸未朔，蠻合梯衝四面攻成都，城上以鉤縲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攻者皆死。盧耽以楊慶復攝左都押牙，李驤各帥突將出戰，殺傷蠻二千餘人。會暮，焚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蜀人素怯，其突將新爲慶復所獎拔，且利於厚賞，勇氣百倍，其不得出者皆憤。

盧耽楊慶復
李驥擊退蠻

鬱求奮後數日賊取民籬重沓濕而屈之以爲蓬置人其下舉以抵城而斲之矢石不能入火不能然慶復鎔鐵汁以灌之攻者又歿乙酉支詳遣使與蠻約和丁亥蠻歛兵請和戊子遣使迎支詳時顏慶復以援軍將至詳謂蠻使曰受詔詣定邊約和今雲南乃圍成都則與曷日詔旨異矣且朝廷所以和者冀其不犯成都也今矢石晝夜相交何謂和乎蠻見和使不至庚寅復進攻城辛卯城中出兵擊之乃退初韋臯招南詔以破吐蕃旣而蠻訴以無甲弩臯使匠往

教之數歲蠻中甲弩皆精利又東蠻苴那時勿鄧夢衝三部助臯破吐蕃有功其後邊吏遇之無狀東蠻怨唐深自附於南詔每從南詔入寇爲之盡力得唐人皆虐殺之朝廷貶竇滂爲康州司戶以顏慶復爲東川節度使凡援蜀諸軍皆受慶復節制癸巳慶復至新都蠻分兵往拒之甲午與慶復遇慶復大破蠻軍殺二千餘人蜀民數千人爭操芟刀白楛以助官軍呼聲震野乙未蠻步騎數萬復至會右武衛上將軍宋威以忠武軍二千人至卽與諸軍會戰蠻軍大

敗歿者五千餘人。退保星宿山。威進軍沱江驛。距成都三十里。蠻遣其臣楊定保詣支詳請和。詳曰：宜先解圍退軍，定保還。蠻圍城如故。城中不知援軍之至，但見其數來請和，知援軍必勝矣。戊戌，蠻復請和，使者十返。城中亦依違答之。蠻以援軍在近，攻城尤急。驃信以下，親立矢石之間。庚子，官軍至城下，與蠻戰，奪其升遷橋。是夕，蠻自燒攻具遁去。比明，官軍乃覺之。初，朝廷使顏慶復救成都，命宋威屯綿漢為後繼。威乘勝先至城下，破蠻軍，功居多。慶復疾之，威飯士，

宋威破蠻功
多顏慶復疾
之奪其軍勒
歸漢州蠻遂
過斷橋而去

欲追蠻軍。城中戰士亦欲與北軍合勢俱進。慶復牒威奪其軍，勒歸漢州。蠻至雙流，阻新穿水，造橋未能成，狼狽失度。三日橋成，乃得過斷橋而去。甲兵服物遺棄於路，蜀人甚恨之。黎州刺史嚴師本收散卒數千，保邛州。蠻圍之二日不克，亦捨去。顏慶復始教蜀人築壅門，城穿塹，引水滿之，植鹿角，分營鋪。蠻知有備，自是不復犯成都矣。

十二年夏四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路巖為西川節度使。

秦匡謀棄城
奔荆南敕斬
之

路巖委政事
於邊咸郭籌

黃景復大敗
蠻兵以援絕
而潰

十四年南詔寇西川又寇黔南黔中經略使秦匡謀
兵少不敵棄城奔荆南荆南節度使杜悰因而奏之
六月乙未敕斬匡謀籍沒其家貲西川節度使
路巖喜聲色遊宴委軍府政事於親吏邊咸郭籌皆
先行後申上下畏之嘗大閱二人議事默書紙相示
而焚之軍中以為有異圖驚懼不安朝廷聞之十
一月戊辰徙巖荆南節度使

僖宗乾符元年冬十一月南詔寇西川作浮梁濟大
渡河防河都知兵馬使黎州刺史黃景復俟其半濟
擊之蠻敗走斷其浮梁蠻以中軍多張旗幟當其前
而分兵潛出上下流各二十里夜作浮梁詰朝俱濟
襲破諸城柵夾攻景復力戰三日景復陽敗走蠻盡
銳追之景復設三伏以待之蠻過三分之二乃發伏
擊之蠻兵大敗殺二千餘人追至大渡河南而還復
修完城柵而守之蠻歸至之羅谷遇國中發兵繼至
新舊相合鉦鼓聲聞數十里復寇大度河與唐夾水
而軍詐云求和又自上下流潛濟與景復戰連日西
川援兵不至而蠻衆日益景復不能支軍遂潰十

二月南詔乘勝陷黎州入邛峽關攻雅州大渡河潰
兵犇入邛州成都驚擾民爭入城或北奔它州城中
大為守備而塹壘比鄉時嚴固驃信使其坦綽遺節
度使牛叢書云非敢為寇也欲入見天子面訴數十
年為讒人離間冤抑之事黨蒙聖恩矜恤當還與尚
書永敦隣好今假道貴府欲借蜀王廳留止數日即
東上叢素懦怯欲許之楊慶復以為不可斬其使者
留二人授以書遣還書辭極數其辜詈辱之蠻兵及
新津而還叢恐蠻至豫焚城外民居蕩盡蜀人尤之

南詔驃信使其坦綽遺牛叢書借蜀王廳叢欲許之楊慶復言不可

詔發河東山南西道東州兵援之仍命天平節度使

高駢詣西川制置蠻事

二年春正月丙戌以高駢為西川節度使高駢至

劍州先遣使走馬開成都門或諫曰蠻寇逼近成都

相公尚遠萬一豨突柰何駢曰吾在交趾破蠻三十

萬眾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向

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生歿共處污穢鬱蒸將成癘

疫不可緩也使者至成都開門縱民出各復常業乘

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

高駢先遣使開成都門

駢修築城柵
蠻不復入寇

和引兵去駢又奏南蠻小醜易以枝梧今西川新舊
兵已多所發長武鄜坊河東兵徒有勞費並乞勒還
敕止河東兵而已高駢至成都明日發步騎五千
追南詔至大度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千人至成
都斬之脩復邛峽關大度河諸城柵又築城於戎州
馬湖鎮號平夷軍又築城於沐源川皆蠻入蜀之要
道也各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駢召黃景
復責以大度河失守腰斬之駢又奏請自將本管及
天平昭義義成等軍共六萬擊南詔詔不許先是南

南詔督爽屢
牒中書盧攜
請詔數其罪
令高駢辛讜
錄詔與之

詔督爽屢牒中書辭語怨望中書不答盧攜奏稱如
此則蠻益驕謂唐無以答宜數其十代受恩以責之
然自中書發牒則嫌於體敵請賜高駢及嶺南節度
使辛讜詔使錄詔白牒與之從之
三年春三月南詔遣使者詣高駢求和而盜邊不息
駢斬其使者蠻之陷交趾也虜安南經略判官杜驤
妻李瑤瑤宗室之疎屬也蠻遣瑤還通木夾以遺駢
稱督爽牒西川節度使辭極驕慢駢送瑤京師甲辰
復牒南詔數其負累聖恩德暴犯邊境殘賊欺詐之

駢築成都羅城

罪安南大度覆敗之狀折辱之。冬十月，西川節度使高駢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度，周二十五里，悉召縣令，凡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疎惡，以斃斃之，還城十里內取土，皆剗丘垤平之，無得爲坎陷，以害耕種，役者不過十日而代，衆樂其均，不費扑撻而功辦。自八月癸丑築之，至十一月戊子畢工，役之始作也。駢恐南詔揚聲入寇，雖不敢決來，役者必驚擾，乃奏遣景仙遊行入南詔，說諭驃信使歸附中。國仍許妻以公主，因與議二國禮儀，久之不決。駢又

聲言欲巡邊，朝夕通烽火至大度河，而實不行。蠻中惴恐，由是訖於城成，邊堠無風塵之警。先是西川將吏入南詔，驃信皆坐受其拜，駢以其俗尚浮屠，故遣景仙往，驃信果帥其大臣迎拜，信用其言。

酉龍卒子灑立

四年，南詔酋龍嗣立以來，爲邊患殆二十年，中國爲之虛耗，而其國中亦疲弊。酋龍卒，謚曰景莊皇帝，子灑立，改元貞明，承智大同，國號鶴拓，亦號大封人，灑好田獵，酣飲，委國事於大臣。閏二月，嶺南西道節度使辛儼奏南詔遣陁西段嗟寶等來請和，且言諸

辛讜請許南詔和從之

道兵戍邕州歲久餽餉之費疲弊中國請許其和使羸瘵息肩詔許之讜遣大將杜弘等齎書幣送嵯寶還南詔但留荆南宣歙數軍戍邕州自餘諸道兵什減其七

崔澹等言南詔不可許和駢上表與爭

五年夏四月南詔遣其酋望趙宗政來請和親無表但令督爽牒中書請為弟而不稱臣詔百官議之禮部侍郎崔澹等以為南詔驕僭無禮高駢不達大體反因一僧咕囁卑辭誘致其使若從其請恐垂笑後代高駢聞之上表與澹爭詔諭解之五月邕州大

辛讜病篤以義遣徐雲虔至南詔承使命而還

將杜弘送段嵯寶至南詔踰年而還甲辰辛讜復遣攝巡官賈宏大將左瑜曹朗使於南詔冬十二月南詔使者趙宗政還其國中書不答督爽牒但作西川節度使崔安潛書意使安潛答之六年春正月賈弘等未至南詔相繼卒於道中從者死亦大半時辛讜已病風痺召攝巡官徐雲虔執其手曰讜已奏朝廷發使入南詔而使者相繼物故柰何吾子既仕則思徇國能為此行乎讜恨風痺不能拜耳因嗚咽流涕雲虔曰士為知己死明公見辟恨

通鑑綱目 卷三十九
無以報德。敢不承命。謹喜。厚具資裝而遣之。二月
丙寅。雲虔至善闡城。驃信見大使抗禮。受副使以下
拜。已已。驃信使慈雙羽楊宗就館。謂雲虔曰。貴府牒
欲驃信稱臣表貢方物。驃信已遣人自西川入唐。與
唐約爲兄弟。不則舅甥。夫兄弟舅甥。書幣而已。何表
貢之有。雲虔曰。驃信旣欲爲弟爲甥。驃信景莊之子。
景莊豈無兄弟。於驃信爲諸父。驃信爲君。則諸父皆
稱臣。况弟與甥乎。且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
詔爲一。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邊鄙。今驃信欲脩

舊好。豈可違祖考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
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禮也。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
乎。驃信待雲虔甚厚。以木夾二授雲虔。其一上中書
門下。其一牒嶺南西道。然猶未肯奉表稱貢。

以陳敬瑄代
崔安潛

安南軍亂曾
袞避之

安潛表言南
詔不可和盧

廣明元年春三月庚午。以左金吾大將軍陳敬瑄爲
西川節度使。代崔安潛。安南軍亂。節度使曾袞出
城避之。諸道兵戍邕管者。往往自歸。趙宗政之還南
詔也。西川節度使崔安潛表以崔澹之議爲是。且曰。
南詔小蠻。本雲南一郡之地。今遣使與和。彼謂中國

搗豆盧瑑力
言乃止之

爲怯復來尚主何以拒之上命宰相議之盧攜豆盧
瑑上言太中之末府庫充實自咸通以來蠻兩陷安
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兩川徵兵運糧天下疲弊踰
十五年租賦大半不入京師三使內庫由茲虛竭戰
士死於瘴癘百姓困爲盜賊致中原榛杞皆蠻故也
前歲冬蠻不爲寇由趙宗政未歸去歲冬蠻不爲寇
由徐雲虔復命蠻尚有冀望今安南子城爲叛卒所
據節度使攻之未下自餘戍卒多已自歸邕管客軍
又減其半冬期且至儻蠻寇侵軼何以支梧不若且

遣使臣報復縱未得其稱臣奉貢且不使之懷怨益
深堅決犯邊則可矣乃作詔賜陳敬瑄許其和親不
稱臣令敬瑄錄詔白并移書與之仍增賜金帛以嗣
曹王龜年爲宗正少卿充使以徐雲虔爲副使別遣
內使共齎詣南詔

中和元年秋八月宗正少卿嗣曹王龜年自南詔還
驃信上表款附請悉遵照旨

二年秋七月南詔上書請早降公主詔報以方議禮
儀

詔以宗女妻南

三年秋七月南詔遣布燮楊奇肱來迎公主詔陳敬瑄以書辭以蠻輿巡幸儀物未備俟還京邑然後出降奇肱不從直前至成都冬十月以宗女為安化長公主妻南詔

張溥曰史責唐明皇一日殺三庶人父子不相信而遠治閣羅鳳之罪士死十萬當時寃之言最深痛卒亡唐者桂林戍卒也南詔之釁始于鮮于仲通張虔陀繼擾于杜元穎終劇于李涿自是國勢日降任人日非亂用是長矣蔡京忌

蔡襲請罷戍兵李維周惡高駢擁卒不發諭士珍貪獍降賊李師望欺罔朝廷秦匡謀棄城路巖怠政罪皆無赦且師望既罷代以竇滂貪殘過之是去一賊生一賊也滂師大敗利于西川陷沒援軍北至輒說止無前是不惟歸而輿尸且身為戎首也李維周既不援駢復匿捷奏誣其玩軍幾至貶易是殺賊者有罪養寇者有賞也康承訓喪師邕州賴小校燒營群蠻解圍盡攘其功騰表大賀顏慶復弟死于賊不念同仇

反疾宋威功多。勒奪其軍。使蠻過斷橋復恣。是皆緣寇以爲利。取人國而傲倖也。夫天子居深宮之中。命將萬里之外。假以鐵鉞。政繇闔帥。勝則社稷之靈。敗則捍圍之僂。今相率爲欺。觀望齟齬。武夫媚功。中人筦利。貨賂行于兜鍪。萋菲生于戎馬。便宜中變。朝廷不聞。是非倒持。宰相不察。此而無亂。自古未有。幸也。高駢善戰。曾袞多智。捷至京師。安南再鎮。遂得開成都之門。置平夷之戍。否則蠻氛方熾。我師未老。賈耽楊慶復雖堅守。如臧質不勉。與黃景復同蹉跌矣。若夫酋龍老死。子灑代立。朱繒少年。寧足深罪。許之以和。罷兵息人。未始無益中國。又不可以崔澹安潛守經之論。譏高駢辛。謹爲劉敬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九終

唐僖宗乾符五年，振武軍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
 為沙陀副兵馬使，戍蔚州。時河南盜賊蠡起，雲州沙
 陀兵馬使李盡忠與牙將康君立、薛志勤、程懷信、李
 存璋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四方，
 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貴之秋也。吾屬雖各擁兵眾，然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十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李克用歸唐

唐僖宗乾符五年，振武軍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
 為沙陀副兵馬使，戍蔚州。時河南盜賊蠡起，雲州沙
 陀兵馬使李盡忠與牙將康君立、薛志勤、程懷信、李
 存璋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四方，
 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貴之秋也。吾屬雖各擁兵眾，然

李盡忠康君立說李克用除段文楚而代之

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衆以為然。君立與唐人存璋、雲州人志勤、奉誠人也。會大同防禦使段文楚兼水陸發運使。代北荐饑。漕運不繼。文楚頗減軍士衣米。又用法稍峻。軍士怨怒。盡忠遣君立潛詣蔚州。說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伐之。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俟我稟之。君立曰：今機事已泄。緩則生變。何暇千里稟命乎？於是盡忠夜帥牙兵攻牙城。執文楚及判官柳漢璋等繫獄。自知軍州事。遣召克用。克用帥其衆趣雲州。行

李克用令軍士尚食文楚等五人表求敕命朝廷不許。會李國昌至。乃諭除

收兵。二月庚午。至城下。衆且萬人。屯於鬪雞臺下。壬申。盡忠遣使送符印。請克用為防禦留後。癸酉。盡忠械文楚等五人。送鬪雞臺下。克用令軍士尚而食之。以騎踐其骸。甲戌。克用入府舍視事。令將士表求敕命。朝廷不許。李國昌上言。乞朝廷速除大同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朝廷方欲使國昌諭克用。會得其奏。乃以司農卿支詳為大同軍宣諭使。詔國昌語克用。令迎候如常儀。除克用官。必令稱愜。又以太僕卿盧簡方為

國昌欲父子并據兩鎮毀大同制書與克用合兵陷遮虜軍

大同防禦使、朝廷以李克用據雲中、夏四月、以前大同軍防禦使盧簡方為振武節度使、以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以為克用必無以拒也、李國昌欲父子并據兩鎮、得大同制書、毀之、殺監軍不受代、與李克用合兵、陷遮虜軍、進擊寧武及岢嵐軍、盧簡方赴振武、至嵐州而薨、丁巳、河東節度使竇澣發民墾晉陽、己未、以都押衙康傳圭為代州刺史、又發土團千人戍代州、土團至城北、疑隊不發、求優賞、時府庫空竭、澣遣馬步都虞侯鄧虔往慰諭之、土

命曹翔代竇澣

詔李鈞等討國昌父子

團岢嵐、牀昇其尸八府、澣與監軍自出慰諭、人給錢三百、布一端、眾乃定、押牙田公鏐給亂軍錢布、眾遂劫之以為都將、赴代州、澣借商人錢五萬緡以助軍、朝廷以澣為不才、六月、以前昭義節度使曹翔為河東節度使、沙陀焚唐林崞縣、入忻州境、冬十月、詔昭義節度使李鈞、幽州節度使李可舉、與吐谷渾酋長赫連鐸白義誠、沙陀酋長安慶、薩葛酋長米海萬、合兵討李國昌父子於蔚州、十一月甲午、岢嵐軍翻城應沙陀、丁未、以河東宣慰使崔季康為河東

兩鎮兵敗李鈞戰死

節度代北行營招討使沙陀攻石州，庚戌，崔季康救之。十二月，崔季康及昭義節度使李鈞與李克用戰於洪谷，兩鎮兵敗，鈞戰死。昭義兵還至代州，士卒剽掠，代州民殺之殆盡。餘眾自鷓鳴谷走歸上黨。廣明元年春正月，沙陀入鴈門關，寇忻代。二月庚戌，沙陀二萬餘人逼晉陽。辛亥，陷大谷，遣汝州防禦使博昌諸葛爽帥東都防禦兵救河東。夏四月丁酉，以太僕卿李琢為蔚朔等州招討都統，行營節度使琢聽之子也。以李琢為蔚朔節度使，仍充都統。

赫連鐸遣人說高文集歸國文集執傳文達與李友金米海萬史敬存皆降于李琢

李可舉韓玄紹李琢赫連鐸戰勝李盡忠程懷信皆

六月庚子，李琢奏沙陀二千來降，琢將兵萬人屯代州，與盧龍節度使李可舉吐谷渾都督赫連鐸共討沙陀。李克用遣大將高文集守朔州，自將其眾拒可舉於雄武軍。鐸遣人說文集歸國，文集執克用將傳文達與沙陀酋長李友金、薩葛都督米海、萬安慶、都督史敬存皆降於琢。開門迎官軍，友金、克用之族父也。秋七月，李克用自雄武軍引兵還擊高文集於朔州，李可舉遣行軍司馬韓玄紹邀之於藥兒嶺，大破之，殺七千餘人。李盡忠、程懷信皆死，又敗之於

死國昌父子
北入達靺

達靺豪帥心
服克用

克用願南向
立大功

瞿稹李友金
說陳景思召
李克用討黃
巢

克用至河東
鄭從讜拒之
遂縱軍剽掠

雄武軍之境。殺萬人。李琢赫連鐸進攻蔚州。李國昌戰敗。部衆皆潰。獨與克用及宗族北。八達靺詔以鐸爲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吐谷渾白義成爲蔚州刺史。薩葛米海萬爲朔州刺史。加李可舉兼侍中。達靺本靺鞨之別部也。居於陰山。後數月。赫連鐸陰賂達靺。使取李國昌父子。李克用知之。時與其豪帥遊獵。置馬鞭木葉。或懸針。射之無不中。豪帥心服。又置酒與飲。酒酣。克用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一而不得。今聞黃巢北來。必爲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

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歟。沙磧邪。達靺知無留意。乃止。

中和元年。代北監軍陳景思帥沙陀酋長李友金及

薩葛安慶吐谷渾諸部入援京師。瞿稹李友金說陳

景思召李克用。事克用黃巢之亂見李克用牒河東。稱奉詔將

兵五萬討黃巢。令具頓遞。招討使鄭從讜閉城以備

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讜犒勞。給其資糧。累日不發。李

克用自空城下大呼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

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甲

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去。夏六月，李克用遇大雨，巳亥引兵北還，忻代二州因畱居代州。鄭從讜遣教練使論安等軍百并以備之。秋七月，論安自百并擅還，鄭從讜不解鞞衫，斬之，滅其族。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并，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二年，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

克用陷忻代二州

詔王處存諭克用

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樓煩監，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為昏姻，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當與河東大同共討之。行營都監楊復光說王重榮，使以朝旨諭鄭從讜，召克用使平黃巢。王鐸以墨敕召李克用，諭鄭從讜。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萬七千，自嵐石路趣河中。十二月，以忻代等州畱後李克用為鴈門節度使。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討

黃巢餘事並見黃巢之亂

張洎曰唐懿宗咸通十年冬以朱邪赤心爲大
 同軍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十一年冬十二月
 以國昌爲振武節度使僖宗乾符五月春正月
 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文楚推李克用爲留後
 夏四月以李國昌爲大同節度使國昌不奉詔
 冬十月河東昭義合兵討沙陀大敗昭義節度
 使李鈞戰死廣明元年春正月沙陀寇忻代逼
 晉陽秋李可舉討李克用大破之李琢討李國

昌敗之國昌克用亡走遼鞏中和元年春赦李
 克用遣李友金召之六月克用陷忻代州二年
 春二月克用寇蔚州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趣河
 中十二月以克用爲鴈門節度使三年春正月
 克用敗賊將黃揆于沙苑王鐸以克用爲東北
 面行營都統三月克用圍華州黃巢遣尚讓救
 之克用逆戰破之五月克用破黃巢收復長安
 冬十月克用取潞州四年夏四月克用會許汴
 徐克之軍于陳州黃巢退走五月黃巢趣汴州

克用等追擊大破之。尚讓帥眾降。巢收餘眾奔
兗州。克用至汴州。朱全忠襲之。克用走還。秋七
月。克用表討全忠。詔諭解之。光啟元年冬十月
田令孜遣朱玫、李昌符攻河中。克用救之。十二
月。進逼京城。上奔鳳翔。二年春正月。朱玫、李昌
符追逼車駕。上復走入大散關。夏六月。詔扈蹕
都將楊守亮與王重榮、李克用共討朱玫。冬十
二月。王行瑜還長安。斬朱玫。昭宗大順元年夏
四月。詔削奪克用官爵。屬籍。秋八月。克用執招

討副使孫揆以歸。殺之。冬十月。官軍潰。張濬、韓
建遁還。二年春二月。加克用中書令。貶張濬、韓
州司戶。乾寧二年夏五月。王行瑜、李茂貞、韓建
舉兵犯闕。六月。克用舉兵討三鎮。十一月。克用
州。王行瑜伏誅。十二月。克用還晉陽。嗚呼。綱目
書法若此。克用功罪見矣。唐室之亡。黃巢始之。
朱全忠終之。朱玫、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等交亂
之。長安再失而復。乘輿數遷而反。其誰力哉。卽
罪克用者。云雲州之據。擅殺防禦。沙苑之戰。逼

走天子。然觀黃巢糜爛之時。鴟兒軍至。反亂爲治。功奏第一。雖有百愆。足以贖矣。克用方救全忠。而全忠圍之。是全忠負克用也。功高朝廷。而張濬討之。是朝廷負克用也。爲克用者。國家急難。則奉命驅馳。賊勢少寬。則身見攻擊。人臣當此而不怨者。但能必之郭子儀。不能必之李光弼也。至三鎮犯闕。殺宰相。克用奮義進討。韓建呼城行瑜授首。遂欲乘勢取茂貞。爲左右所拒。止其入朝。表謝引師去。進不爲王濬之爭功。退

不知李懷光之忿叛。克用此時直純臣矣。嗚呼。射獵達靱之日。克用沙陀之武夫也。還旆晉陽之日。克用唐室之元功也。其爲武夫也。有大亂之才。而天資則忠。其爲元功也。有難居之名。而宅心則順。天下方定。而淮陰縛。漢賊未滅。而武侯死。魂魄千載。晉王有同恨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十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十一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黃巢之亂

盧攜請停徵
殘稅急行賑
給

唐僖宗乾符元年春正月丁亥翰林學士盧攜上言、
以為陛下初臨大寶、宜深念黎元、國家之有百姓、如
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臣竊見關
東去年旱災、自號至海、麥纔半收、秋稼幾無、冬菜至
少、貧者磴蓬實為麩、蓄槐葉為齏、或更衰靡、亦難采

拾常年不稔。則散之隣境。今所在皆饑。無所依投。坐守鄉閭。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以有上供。及三司錢。督趣甚急。動加捶撻。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未得至於府庫也。或稅租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儻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應所欠殘稅。並一切停徵。以俟蠶麥。仍發所在義倉。亟加賑給。行之不可稽緩。敕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徒爲空文而已。冬十月。以吏部侍郎鄭畋。戶部侍郎盧攜。並守本官。同平章事。上年少

王仙芝聚眾
起於長垣

僖宗以政事
委田令孜

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來。奢侈口甚。用兵不息。賦歛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爲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是歲。濮州人王仙芝。始聚眾數千。起於長垣。二年。初上之爲晉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卽位。使知樞密。遂擢爲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爲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上。每見。嘗自備果

食兩盤，與上相對飲啗，從容良久而退。上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攷說上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夏六月，王仙芝及其黨尚君長攻陷濮州、曹州，衆至數萬。天平節度使薛崇出兵擊之，爲仙芝所敗。冤句人黃巢亦聚衆數千人，應仙芝。巢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爲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爲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

黃巢聚衆應
仙芝

月之間，衆至數萬，羣盜侵淫，剽掠十餘州。至於淮南，多者千餘人，少者數百人。詔淮南忠武宣武義成天平五軍節度使監軍亟加討捕。及招懷，十二月，王仙芝寇沂州。平盧節度使宋威表請以步騎五千，別爲一使，兼帥本道兵，所在討賊，乃以威爲諸道行營招討草賊使，仍給禁兵三千，甲騎五百。因詔河南方鎮所遣討賊都頭，並取威處分。

三年春二月，敕福建江西湖南諸道觀察刺史，皆訓練士卒，又令天下鄉村各置刀弓鼓板，以備羣盜。

宋威擊破仙芝奏其已死仙芝攻剽如故詔復發兵人益怨怒

三月以左僕射王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秋七月宋威擊王仙芝於沂州城下，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身還青州，百官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時兵始休，詔復發之，士皆忿怨思亂。八月仙芝陷陽翟，城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發兵擊之。安潛慎由之弟也。又命昭義節度使曹翔將步騎五千，及義成兵衛東都宮，以左散騎常侍曾元裕為招討副使，守東都。又詔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選步騎二千守汝鄧要路。仙芝進逼

汝州，詔邠寧節度使李侃、鳳翔節度使令狐綯選步兵一千騎，兵五百守陝州潼關。九月丙子，王仙芝陷汝州，執刺史王鐐，鐐鐸之從父兄弟也。東都大震，士民孳家逃出城。乙酉，敕赦王仙芝尚君長罪，除官以招諭之。仙芝陷陽武，攻鄭州，昭義監軍判官雷殷符屯中牟，擊仙芝，破走之。冬十月，仙芝南攻唐鄧。十一月，王仙芝攻郢復二州，陷之。十二月，王仙芝攻申光廬壽舒通等州。淮南節度使劉鄩奏求益兵，敕感化節度使薛能選精兵數千助之。鄭畋以言計

鄭畋請以崔
安潛李瑒代
宋威張自勉
代曾元裕

不行稱疾遜位不許乃上言自沂州奏捷之後仙芝
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瘡痍數千里宋威衰老多病
自妄奏以來諸道尤所不服今淹留亳州殊無進討
之意曾元裕擁兵蘄黃專欲望風退縮若使賊陷楊
州則江南亦非國有崔安潛威望過人張自勉驍雄
良將宮苑使李瑒西平王晟之孫嚴而有勇請以安
潛爲行營都統瑒爲招討使代威自勉爲副使代元
裕上頗采其言招討副使都監楊復光奏尚君長
弟讓據查牙山官軍退保鄧州王仙芝攻蘄州蘄

裴渥王鐐爲
仙芝奏官王
鐐固請許之
黃巢以官不
及已怒逼仙
芝遂不受命

州刺史裴渥王鐐知舉時所擢進士也王鐐在賊中
爲仙芝以書說渥渥與仙芝約歛兵不戰許爲之奏
官鐐亦說仙芝許以如約渥乃開城延仙芝及黃巢
輩三千餘人入城置酒大陳貨賂以贈之表陳其狀
諸宰相多言先帝不赦龐勛暮年卒誅之今仙芝小
賊非龐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姦宄王鐐固請許之
乃以仙芝爲左神策軍押牙兼監察御史遣中使以
告身卽蘄州授之仙芝得之甚喜鐐渥皆賀未退黃
巢以官不及已大怒曰始者共立大事橫行天下今

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千餘衆安所歸乎因歐仙芝傷首其衆誼諫不已仙芝畏衆怒遂不受命大掠蘄州城中之人半驅半殺焚其廬舍渥犇鄂州敕使犇襄州繆爲賊所拘賊乃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各分道而去

四年春二月王仙芝陷鄂州黃巢陷鄆州殺節度使薛崇三月黃巢陷沂州夏四月黃巢與尚讓合軍保查牙山六月庚申王仙芝黃巢攻宋州三道兵與戰不利賊遂圍宋威於宋州甲寅右威衛上將軍張自勉將忠武兵七千救宋州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王鐸盧攜欲使張自勉以所將兵受宋威節度鄭畋以爲威與自勉已有疑忿若在麾下必爲所殺不肯署奏八月辛未鐸攜訴於上求罷免庚辰畋請歸澧州養疾上皆不許王仙芝陷安州乙卯王仙芝陷隨州執刺史崔休徵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遣其子將兵救隨州戰死福奏求援兵遣左武衛大將軍李昌言將鳳翔五百騎赴之仙芝遂轉掠復郢忠武大將張貫等四千人與宣武兵援襄州

王鐸盧攜欲使自勉受宋威節度鄭畋力爭不可乃求罷

李福子戰死

自申蔡間道逃歸。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宣武節度使穆仁裕遣人約還。冬十月鄭畋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畋不勝退。復上奏以爲自王仙芝俶擾。崔安潛首請會兵討之。繼發士卒。罄供資糧。賊往來千里。塗炭諸州。獨不敢犯其境。又以本道兵授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輸寇手。今蒙盡以自勉所將七千兵。令張貫將之。隸宋威。自勉獨歸許州。威復奏加誣毀。因功爲罪。臣竊痛之。安潛出師前後克捷。非一。一旦疆兵盡付它人。良將空還。若勅

畋請斥宋威不從

仙芝遣尚君長等請降于楊復光宋威劫取奏殺之

寇忽至。何以枝梧。臣請以忠武四千人授威。餘三千人使自勉將之。守衛其境。既不侵宋威之功。又勉使安潛愧恥。時盧攜不以爲然。上不能決。畋復上言。宋威欺罔朝廷。敗衄狼籍。又聞王仙芝七狀請降。威不爲聞奏。朝野切齒。以爲宜正軍法。迹狀如此。不應復與兵權。願與內大臣參酌。早行罷黜。不從。黃巢寇掠蘄黃。曾元裕擊破之。斬首四千餘級。巢遁去。十一月招討副都監楊復光遣人說諭王仙芝。仙芝遣尚君長等請降於復光。宋威遣兵於道中劫取君長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一
等十二月威奏與君長等戰於潁川西南生擒以獻復光奏君長等實降非威所擒詔侍御史歸仁紹等鞠之竟不能明斬君長等於狗脊嶺黃巢陷匡城遂陷濮州詔潁川刺史張自勉將諸道兵擊之王仙芝寇荆南節度使楊知溫知至之兄也以文學進不知兵或告賊至知溫以爲妄不設備時漢水淺狹賊自賈塹度

楊知溫困于
仙芝李福自
將救之

五年春正月丁酉朔大雪知溫方受賀賊已至城下遂陷羅城將佐共治子城而守之及暮而知溫猶不

出將佐請知溫出撫士卒知溫紗帽皂裘而行將佐請知溫擐甲以備流矢知溫見士卒拒戰猶賦詩示幕僚遣使告急於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福悉其衆自將救之時有沙陀五百在襄陽福與之俱至荆門遇賊沙陀縱騎奮擊破之仙芝聞之焚掠江陵而去江陵城下舊三十萬戶至是死者什三四壬寅招討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申州東所殺萬人招降散遣者亦萬人敕以宋威久病罷招討使還青州以曾元裕爲招討使潁川刺史張自勉爲副使二

曾元裕大破
仙芝敕代宋
威爲招討使

元裕奏斬仙芝傳首
尚讓帥餘黨歸巢

月貶楊知溫為郴州司馬。曾元裕奏大破王仙芝於黃梅，殺五萬餘人，追斬仙芝傳首。餘黨散去，黃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讓帥仙芝餘黨歸之，推巢為王，號衝天大將軍，改元王霸，署官屬。巢襲陷沂州、濮州，既而屢為官軍所敗，乃遣天平節度使張勗書請奏之。詔以巢為右衛將軍，令就鄆州解甲，巢竟不至。加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同平章事，賞救荆南之功也。三月，羣盜陷朗州，岳州招討使曾元裕屯荆襄，黃巢自濮州掠宋汴，乃以州使張自勉充東南面行營

招討使，黃巢攻衛南，遂攻葉陽。翟詔發河陽兵千人赴東都，與宣武昭義兵二千人共衛宮闕。以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充東都應援防遏使，并將三鎮兵，仍聽於東都募兵二千人。景仁，昌之孫也。又詔曾元裕將兵徑還東都，發義成兵三千守轅轅，伊闕、河陰、武牢。王仙芝餘黨王重隱陷洪州，江西觀察使高湘奔湖口，賊轉掠湖南。別將曹師雄掠宣潤，詔曾元裕、楊復光引兵救宣潤。黃巢引兵渡江，攻陷虔、吉、饒、信等州。夏四月，詔以東都軍儲不足，貸商旅富人

引兵渡

鄭畋盧攜皆罷

錢穀以供數月之費仍賜空名殿中侍御史告身五通監察御史告身十通有能出家財助國稍多者賜之時連歲旱蝗寇盜充斥耕桑半廢租賦不足內藏虛竭無所飲助兵部侍郎判度支楊巖三表自陳才短不能濟辦乞解使務辭極哀切詔不許五月丁酉鄭畋盧攜皆罷為太子賓客分司六月王仙芝餘黨剽掠浙西朝廷以荆南節度使高駢先在天平有威名仙芝黨多鄆人乃徙駢為鎮海節度使秋八月黃巢寇宣州宣歙觀察使王凝拒之敗於南陵

宋威卒

巢攻宣州不克乃引兵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州九月平盧軍奏節度使宋威薨辛丑以諸道行營招討使曾元裕領平盧節度使冬十二月甲戌黃巢陷福州觀察使韋岫棄城走

高駢遣張璠梁纘屢擊破巢降其將秦彥畢師鐸李罕之許勅等

王鐸請自督將討賊

六年春正月鎮海節度使高駢遣其將張璠梁纘分道擊黃巢屢破之降其將秦彥畢師鐸李罕之許勅等數十人巢遂趣廣南彥徐州人師鐸宛句人罕之項城人也上以羣盜為憂王鐸曰臣為宰相之長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請自督諸將討之乃以鐸守

司徒兼侍中充荆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
 泰寧節度使李係晟之曾孫也有口才而實無勇略
 王鐸以其家世良將奏為行營副都統兼湖南觀察
 使使將精兵五萬并土團屯潭州以塞嶺北之路拒
 黃巢 五月黃巢與浙東觀察使崔瑋嶺南東道節
 度使李迢書求天平節度使二人為之奏聞朝廷不
 許巢復上表求廣州節度使上命大臣議之左僕射
 于琮以為廣州市舶寶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亦不
 許乃議別除官六月宰相請除巢率府率從之 秋

崔瑋李迢為
 巢奏求節度
 使宰相請除
 率府率巢怒
 攻陷廣州

李迢死義

九月黃巢得率府率告身大怒詬執政急攻廣州即
 日陷之執節度使李迢轉掠嶺南州縣巢使迢草表
 述其所懷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滿朝腕可斷表不
 可草巢殺之 黃巢在嶺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
 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巢從之自桂州編大棧
 數千乘暴水沿湘江而下歷衡永州十月癸未抵潭
 州城下李係嬰城不敢出戰巢急攻一日陷之係奔
 朗州巢盡殺戍兵流血蔽江而下尚讓乘勝進逼江
 陵衆號五十萬時諸道兵未集江陵兵不滿萬人王

王鐸帥衆趣襄陽劉漢宏
大掠江陵歸
爲羣盜

鐸留其將劉漢宏守江陵自帥衆趨襄陽云欲會劉
巨容之師鐸既去漢宏大掠江陵焚蕩殆盡士民逃
竄山谷會大雪僵尸滿野後旬餘賊乃至漢宏兗州
人也帥其衆北歸爲羣盜十一月黃巢北趣襄陽
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淄州刺史曹全晟合兵屯荆
門以拒之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晟以輕騎逆戰陽
不勝而走賊追之伏發大破賊衆乘勝逐北比至江
陵倂斬其什七八巢與尚讓收餘衆渡江東走或勸
巨容窮追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

劉巨容大破
黃巢慮國家
負人遂留衆
不追
曹全晟度江
追賊會段彥
諤往代乃止

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
以爲富貴之資衆乃止全晟度江追賊會朝廷以泰
寧都將段彥諤代爲招討使全晟亦止由是賊勢復
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轉掠饒信池宣歙杭等十五州
衆至二十萬十二月以王鐸爲太子賓客分司
初兵部尚書盧攜嘗薦高駢可爲都統至是駢將張
璘等屢破黃巢乃復以攜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凡
關東節度使王鐸鄭畋所除者多易置之
廣明元年春二月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

侯昌業直諫
賜死

通鑑系事 卷二百一十一 十一
上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攷專權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上善騎射。劍槊法筭。至於音律蒲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鬪雞。與諸王賭鶩。鶩一頭至直五十緡。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戶及胡商貨財。敕借其半。鹽鐵轉運使高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於饑寒。獨富戶胡商未耳。乃止。高駢奏改楊

張璘屢破黃
巢軍

子院爲發運使。三月淮南節度使高駢遣其將張璘擊黃巢。屢捷。盧攜奏以駢爲諸道行營兵馬都統。駢乃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募。得土客之兵共七萬。威望大振。朝廷深倚之。夏四月張璘渡江擊賊帥王重霸。降之。屢破黃巢軍。巢退保饒州。別將常宏以其衆數萬降璘。攻饒州。克之。巢走。以諸葛爽爲北面行營副招討。五月以汝州防禦使諸葛爽爲振武節度使。黃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璘急擊之。巢以金啗璘。且致書請降於高駢。求駢保奏。駢

張璘急擊巢
巢詭請降高
駢為保奏請
遣歸諸道兵
巢忽告絕璘
遂戰死賊勢
復振

畢師鐸請駢
擊賊勿使渡
淮不從

欲誘致之，許為之求節鉞，時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請悉遣歸，朝廷許之。賊詢知諸道兵已北度淮，乃告絕於駢，且請戰。駢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巢勢復振。六月，黃巢別將陷睦州婺州。庚戌，黃巢攻宣州，陷之。秋七月，黃巢自采石度江，圍天長，六合兵勢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公為安危，今賊數十萬眾，乘勝長驅，若涉無人之境，不據險要之地，以擊之，使踰長淮，不可復制，必為中原大患。」駢

以諸道兵已散，張璘復死，自度力不能制，畏怯不敢出兵，但命諸將嚴備自保而已。且上表告急，稱賊六十餘萬屯天長，去臣城五十里，先是盧攜謂駢有文武長才，若悉委以兵柄，黃巢不足平，朝野雖有謂駢不足恃者，然猶庶幾望之。及駢表至，上下失望，人情大駭，詔書責駢散遣諸道兵，致賊乘無備度江。駢上表言：「臣奏聞遣歸，亦非自專，今臣竭力保衛一方，必能濟辦，但恐賊迤邐過淮，宜急救東道將士，善為禦備，遂稱風痺，不復出戰。」詔河南諸道發兵屯澉水。

請不救全晟

泰寧節度使齊克讓屯汝州以備黃巢。辛酉以淄州刺史曹全晟為天平節度使兼東面副都統。九月黃巢眾號十五萬曹全晟以其眾六千與之戰頗有殺獲以眾寡不敵退屯泗上以俟諸軍至併力擊之而高駢竟不之救賊遂擊全晟破之。徐州遣兵三千赴激水過許昌徐卒素名凶悖節度使薛能自謂前鎮彭城有恩信於徐人館之毬場及暮徐卒大譟能登子城樓問之對以供備疎闕慰勞久之方定許人大懼時忠武亦遣大將周岌詣激水行未遠聞

周岌逐殺薛能自稱留後

之夜引兵還比明入城襲擊徐卒盡殺之且怨能之厚徐卒也遂逐之能將犇襄陽亂兵追殺之并其家岌自稱留後汝鄭把截制置使齊克讓恐為岌所襲引兵還兗州於是諸道兵屯激水者皆散黃巢遂悉眾渡淮所過不虜掠惟取丁壯以益兵。冬十月以諸葛爽為夏綬節度使黃巢陷申州遂入潁宋徐兗之境。十一月詔河東節度使鄭從讜以本道兵授諸葛爽及代州刺史朱玫使南討黃巢乙卯以代北都統李琢為河陽節度使。初黃巢將淮淮豆盧

淮北告急攜稱疾不出

瑒請以天平節鉞授巢，俟其到鎮討之。盧攜曰：盜賊無厭，雖與之節，不能止其剽掠。不若急發諸道兵，扼泗州、汴州節度使爲都統，賊旣前不能入關，必還掠淮、浙，偷生海渚耳。從之。旣而淮北相繼告急，攜稱疾不出。京師大恐。庚申，東都奏黃巢入汝州境。辛酉，以河中都虞侯王重榮權知留後。汝鄭把截制置都指揮使齊克讓奏黃巢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軍云：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卽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衆人。上召宰相議之。豆盧瑑、崔沆請發

關內諸鎮及兩神策軍守潼關。壬戌，日南至。上開延英，對宰相泣下。觀軍容使田令孜奏請選左右神策軍弓弩手守潼關。臣自爲都指揮制置把截使。上曰：侍衛將士不習征戰，恐未足用。令孜曰：昔安祿山構逆，玄宗幸蜀以避之。崔沆曰：祿山衆纔五萬，比之黃巢，不足言矣。豆盧瑑曰：哥舒翰以十五萬衆，不能守潼關。今黃巢衆六十萬，而潼關又無哥舒之兵。若令孜爲社稷計，三川帥臣皆令孜腹心，比於玄宗則有備矣。上不懌，謂令孜曰：卿且爲朕發兵守潼關。是日

田令孜薦張承範王師會趙珂禦賊

上幸左神策軍親閱將士令孜薦左軍馬軍將軍張承範右軍步軍將軍王師會左軍兵馬使趙珂上召見三人以承範爲兵馬先鋒使兼把截潼關制置使師會爲制置關塞糧料使珂爲句當寨柵使令孜爲左右神策軍內外八鎮及諸道兵馬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飛龍使楊復恭爲副使癸亥齊克讓奏黃巢已入東都境臣收軍退保潼關於關外置寨將士屢經戰鬪久乏資儲州縣殘破人煙殆絕東西南北不見主人凍餒交逼兵械刃弊各思鄉閭恐一旦潰去

乞早遣資糧及援軍上命選兩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範等將以赴之丁卯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而已閭里晏然允章廼之曾孫也田令孜奏募坊市人數千以補兩軍辛未陝州奏東都已陷壬申以田令孜爲汝洛晉絳同華都統將左右軍東討是日賊陷虢州以神策將羅元杲爲河陽節度使乙亥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廩賜但華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更戰

陳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進言聞黃巢擁數十萬之衆，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饑卒萬人，依托關外，復遣臣以二千餘人屯於關上，又未聞饋餉之計，以此拒賊。臣竊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為繼援。上曰：卿輩第行，兵尋至矣。丁丑，承範等至華州，會刺史裴虔餘徙宣歙觀察使，軍中皆逃入華山，城中索然。州庫唯塵埃鼠跡，顧倉中猶有米千餘斛，軍士裹三日糧而行。十二月庚辰朔，承範等

齊克讓兵潰
走入關

至潼關，搜菁中得村民百許，使運石汲水為守禦之備。與齊克讓軍皆絕糧，士卒莫有鬪志。是日黃巢前鋒軍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克讓與戰，賊小却，俄而巢至，舉軍大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始解，士卒饑甚，遂誼譟燒營而潰。克讓走入關，關左有谷，平日禁人往來，以權徵稅，謂之禁院。賊至，倉卒官軍忘守之。潰兵自谷而入，谷中灌木壽藤，茂密如織，一夕踐為坦塗。承範盡散其資囊以給士卒，遣使上表告急，稱臣離京六日，甲卒未增一人，饋餉未聞。

承範奏請鑿
輿毋動徵兵
救關

影響到關之日，巨寇已來，以二千餘人拒六十萬衆，外軍饑潰，蹋開禁院，臣之失守，鼎鑊甘心，朝廷謀臣，愧顏何寄。或聞陛下已議西巡，苟鑿輿一動，則上下土崩，臣敢以猶生之軀，奮冒死之語，願與近密及宰臣熟議，未可輕動。急徵兵以救關防，則高祖太宗之業，庶幾猶可扶持。使黃巢繼安祿山之亡，微臣勝哥舒翰之死，辛巳，賊急攻潼關，承範悉力拒之，自寅及申，關上矢盡，投石以擊之。關外有天塹，賊驅民千餘人入其中，掘土填之，須臾即平，引兵而度，夜縱火焚

關上兵潰師
會自殺承範
脫走

博野鳳翔軍
為賊鄉導以
趣長安

關樓俱盡，承範分兵八百人，使王師會守禁院。比至，賊已入矣。壬午旦，賊夾攻潼關，關上兵皆潰，師會自殺。承範變服，帥餘衆脫走。至野狐泉，遇奉天援兵二千繼至，承範曰：「汝來晚矣。」博野鳳翔軍還至渭橋，見所募新軍衣裘溫鮮，怒曰：「此輩何功而然！」我曹反凍餒，遂掠之，更為賊鄉導以趣長安。賊之攻潼關也，朝廷以前京兆尹蕭廩為東道轉運糧料使，廩稱疾請休官，貶賀州司戶。黃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鈴守之。河中留後王重榮請降於賊，癸未，制以巢為天平節度

王重榮降賊

令攷歸罪於
攜飲藥死

令攷奉帝出
奔

張直方帥文
武迎巢

巢入長安館
于令攷第

畋請車駕留
鳳翔不從

使甲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王徽為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裴澈為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以盧攜為太子賓客分司田令攷聞黃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已乃歸罪於攜而貶之薦徽澈為相是夕攜飲藥死澈休之從子也百官退朝聞亂兵入城布路竄匿田令攷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惟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莫知之上犇馳晝夜不息從官多不能及車駕既去軍士及坊市民競入府庫盜金帛晡時黃巢前鋒將柴存入長

安金吾大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巢於霸上巢乘金裝肩輿其徒皆被髮約以紅繒衣錦繡執兵以從甲騎如流輜重塞塗千里絡繹不絕民夾道聚觀尚讓歷諭之曰黃王起兵本為百姓非如李氏不愛汝曹汝但安居無恐巢館於田令攷第其徒為盜久不勝富見貧者往往施與之居數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殺人滿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上趣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上於道次請車駕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與元徵兵以圖收

巢殺唐宗室
在長安者無
遺
巢即帝位

復卿東捍賊鋒西撫諸蕃糾合隣道勉建大勲改曰
道路梗澁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許之戊子上至
壻水詔牛勗楊師立陳敬瑄諭以京城不守且幸興
元若賊勢猶盛將幸成都宜豫爲備擬庚寅黃巢殺
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辛卯巢始入宮壬辰巢即
皇帝位于含元殿書皂繒爲袞衣擊戰鼓數百以代
金石之樂登丹鳳樓下赦書國號大齊改元金統謂
廣明之號去唐下體而著黃家日月以爲巳符瑞唐
官三品以上悉停任四品以下位如故以妻曹氏爲

皮日休降巢

皇后以尚讓爲太尉兼中書令趙璋兼侍中崔瑋楊
希古並同平章事孟楷蓋洪爲左右僕射知左右軍
事費傳古爲樞密使以太常博士皮日休爲翰林學
士瑋邠之子也時罷浙東觀察使在長安巢得而相
之諸葛爽以代北行營屯櫟陽黃巢將礪山朱溫屯
東渭橋巢使溫誘說之爽遂降於巢巢以諸葛爽
爲河陽節度使爽赴鎮羅元杲發兵拒之士卒皆棄
甲迎爽元杲逃犇行在鄭畋還鳳翔召將佐議拒
賊皆曰賊勢方熾且宜從容以俟兵集乃圖收復畋

諸葛爽降巢

鄭畋約諸道
討賊

通鑑紀事 卷二百一十一
二十一
曰諸君勸畋臣賊乎因悶絕仆地斃傷其面自午至
明日尚未能言會巢使者以赦書至監軍袁敬柔與
將佐序立宣示代畋草表署名以謝巢監軍與巢使
者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孫儲曰以
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無不泣畋聞之
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
爲表遣所親間道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
復刺血與盟然後完城塹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隣道
合兵討賊隣道皆許諾發兵會於鳳翔時禁軍分鎮

關中者尚數萬聞天子幸蜀無所歸畋使人招之皆
往從畋畋分財以結其心軍勢大振丁酉車駕至
興元詔諸道各出全軍收復京師己亥黃巢下令
百官詣趙璋第投名銜者復其官豆盧瑑崔沆及左
僕射于琮右僕射劉鄴太子少師裴諗御史中丞趙
濛刑部侍郎李溥京兆尹李湯扈從不及匿民間巢
搜獲皆殺之廣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與于僕射
俱死執賊刃不置賊并殺之發盧攜尸戮之於市將
作監鄭綦庫部郎中鄭係義不臣賊舉家自殺左金

巢殺豆盧瑑
崔沆于琮劉
鄴裴諗趙濛
李溥李湯
廣德公主死
節

鄭係死義

吾大將軍張直方雖臣於巢，多納亡命，匿公卿於複壁，巢殺之。初，樞密使楊復恭薦處士河間張濬，拜太常博士，遷度支員外郎。黃巢逼潼關，濬避亂商山，上幸興元道中，無供頓。漢陰令李康以騾負糗糧數百馱獻之，從行軍士始得食。上問康，卿為縣令，何能如是？對曰：臣不及此，乃張濬員外教臣。上詔濬詣行在，拜兵部郎中。義成節度使王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不俟，詔命舉軍入援，遣二千人間道詣興元，衛車駕。黃巢遣使調發河中前後數百人，吏民

張濬說李康
獻糗糧詔詣
行在拜官

王處存不俟
詔命舉兵入
援

不勝其苦。王重榮謂眾曰：始吾屈節以紓軍府之患，今調財不已，又將徵兵，吾亡無日矣。不如發兵拒之。眾皆以為然，乃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其將朱溫自同州，弟黃鄴自華州，合兵擊河中，重榮與戰，大破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於渭北。陳敬瑄聞車駕出幸，遣步騎三千奉迎，表請幸成都。時從兵浸多，興元儲侍不豐，田令孜亦勸上，上從之。

王重榮殺巢
使者大破朱
溫黃鄴與王
處存結盟

中和元年春正月，車駕發興元，辛未，上至綿州，東川

鄭畋田弘夫
程宗楚討巢

節度使楊師立謁見壬申以工部侍郎判度支蕭邁
同平章事鄭畋約前朔方節度使田弘夫涇原節
度使程宗楚同討黃巢巢遣其將王暉齋詔召畋畋
斬之遣其子凝績詣行在凝績追及上於漢州丁
丑車駕至成都館于府舍上遣中使趣高駢討黃
巢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上至蜀猶冀駢立功詔駢
巡內刺史及諸將有功者自監察至常侍聽以墨敕
除訖奏聞八月乙卯朔以太子少師王鐸守司徒
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丙申加鄭畋同平章事

上趣駢討巢
終不出兵

陳景思帥沙
陀諸部入援
京師瞿稹勸
還代北

加淮南節度使高駢東面都統加河東節度使鄭從
謹兼侍中依前行營招討使代北監軍陳景思帥沙
陀酋長李友金及薛葛安慶吐谷渾諸部入援京師
至絳州將濟河絳州刺史瞿稹亦沙陀也謂景思曰
賊勢方盛未可輕進不若且還代北募兵遂與景思
俱還鴈門以樞密使楊復光為京城西南面行營
都監黃巢以朱溫為東南面行營都虞候將兵攻
鄧州三月辛亥陷之執刺史趙戎因戍鄧州以扼荆
襄壬子以陳敬瑄同平章事甲寅敬瑄奏遣左黃頭

陳敬瑄奏遣
李鋌擊巢

唐弘夫破賊

尚讓殺能詩
識字者三千

餘人

李友金說景
思召李克用
討賊

軍使李鋌將兵擊黃巢。辛酉以鄭畋為京城四面諸軍行營都統，賜畋詔凡蕃漢將士赴難有功者，並聽以墨敕除官。畋奏以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為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為行軍司馬。黃巢遣其將尚讓王播帥眾五萬寇鳳翔，畋使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多張旗幟，疎陳於高岡。賊以畋書生輕之，鼓行而前，無復行伍，伏發，賊大敗於龍尾陂，斬首二萬餘級，伏尸數十里。有書尚書省門為詩以嘲賊者，尚讓怒，應在省宮及門卒，悉抉目倒懸之。大索城中，能為詩者盡殺之，識字者給賤役，凡殺三千餘人。瞿稹、李友金至代州募兵，踰旬得三萬人，皆北方雜胡，屯於崞西。曠悍暴橫，稹與友金不能制，友金乃說陳景思曰：「今雖有眾數萬，苟無威望之將以統之，終無成功。吾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為眾所服，驃騎誠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為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狂賊不足平也。」景思以為然，遣使詣行在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齎詔詣鞞，鞞迎之。李克用帥鞞、鞞諸部萬人赴之。羣臣追從車駕者，稍稍集成都。

王徽不從巢

諸葛爽自歸

拓跋思恭會李孝昌討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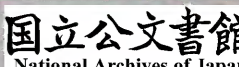
天下藩鎮發兵應畋

南北司朝者近二百人，諸道及四夷貢獻不絕。蜀中府庫充實，與京師無異，賞賜不乏。士卒欣悅。黃巢得王徽，逼以官。徽陽瘖不從。月餘，逃犇河中，遣人間道奉絹表詣行在，詔以徽為兵部尚書。前夏綏節度使諸葛爽復自河陽奉表自歸，即以爲河陽節度使。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本黨項羌也，糾合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於鄜州同盟討賊。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甲子，畋傳檄天下藩鎮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

朱玫起兵誅巢

程宗楚唐弘夫王處存破

夏四月戊寅朔，加王鐸兼侍中，以拓跋思恭權知夏綏節度使。黃巢以其將王玫爲邠寧節度使，邠州通塞鎮將朱玫起兵誅之。讓別將李重古爲節度使，自將兵討巢。是時唐弘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橋，拓跋思恭屯武功，鄭畋屯藍屋。弘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壬午，黃巢帥衆東走。程宗楚先自延秋門入，弘夫繼至。處存帥銳卒五千夜入城，坊市民喜，爭謹呼出迎官軍。或以瓦礫擊賊，或拾



賊入長安巢
帥衆東走適
官軍不整賊
引兵還襲宗
楚弘夫敗死
巢復入長安
屠殺愈熾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百一十一 二十六
箭以供官軍。宗楚等諸將分其功，不報。鳳翔、郿、夏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處存令軍士首繫白帶爲號。坊市少年或竊其號以掠人，賊露宿霸上，詢知官軍不整，且諸軍不相繼，引兵還襲之。自諸門分入，大戰長安中，宗楚弘夫死，軍士重負不能走，是以甚敗，死者什八九，處存收餘衆還營。丁亥，巢復入長安，怒民之助官軍，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於是諸軍皆退，賊勢愈熾。所署同州刺史王溥、華州刺史喬謙、商州刺史宋巖、聞巢棄長安，皆帥衆犇鄧州。朱

朱溫殺王溥
喬謙

溫斬溥謙，釋巖使還商州。庚寅，拓跋思恭、李孝昌與賊戰於王橋，不利。詔以河中留後王重榮爲節度使，賊衆上黃巢尊號曰承天應運啟聖睿文宣

賊衆上巢尊
號

武皇帝。有雙雉集廣陵府舍，占者以爲野鳥來集，城邑將空之兆。高駢惡之，乃移檄四方，云將入討黃巢，悉發巡內兵八萬，舟二千艘，旌旗甲兵甚盛。五月

高駢出屯東
塘，竟不討巢

已未，出屯東塘。諸將數請行期，駢託風濤爲阻，或云時日不利，竟不發。黃巢之克長安也，忠武節度使周岷降之，岷嘗夜宴，急召監軍楊復光，左右曰：「周公

周岌楊復光
謀討巢

秦宗權遣王
淑擊鄧州
逗留不進復光
斬之併其軍

臣賊將不利於內侍不可往復光曰事已至此義不
圖全即詣之酒酣吸言及本朝復光泣下良久曰丈
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為公侯奈何捨十八葉
天子而臣賊乎吸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賊故貌奉
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為此耳因瀝酒為盟是夕復
光遣其養子守亮殺賊使者於驛時秦宗權據蔡州
不從吸命復光將忠武兵三千詣蔡州說宗權同舉
兵討巢宗權遣其將王淑將兵三千從復光擊鄧州
逗留不進復光斬之并其軍分忠武八千人為八都

遣牙將鹿晏弘晉暉王建韓建張造李師泰龐從等
八人將之王建舞陽人韓建長社人晏弘暉造師泰
皆許州人也復光帥八都與朱溫戰敗之遂克鄧州
逐北至藍橋而還昭義節度使高潯會王重榮攻
華州克之六月戊戌以鄭畋為司空兼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都統如故邠寧節度副使朱玫屯興平
黃巢將王播圍興平玫退屯奉天及龍尾陂西川
黃頭軍使李鋌將萬人鞏咸將五千人屯興平為二
寨與黃巢戰屢捷陳敬瑄遣神機營使馬仁厚將二

鞏咸與巢戰
屢捷

郭琪獨不受
令孜賞

千人益之。初車駕至成都，蜀軍賞錢人三緡，田令孜為行在都指揮處置使，每四方貢金帛輒頒賜從駕諸軍，無虛月，不復及蜀軍，蜀軍頗有怨言。秋七月丙寅，令孜宴土客都頭，以金杯行酒，因賜之。諸都頭皆拜而受，西川黃頭軍使郭琪獨不受。起言曰：「諸將月受俸料，豐贍有餘，嘗思難報，豈敢無厭。願蜀軍與諸軍同宿衛，而賞賚懸殊，頗有缺望。恐萬一致變，願軍容減諸將之賜，以均蜀軍。」使土客如一，則上下幸甚。令孜默然，有間曰：「汝嘗有何功？」對曰：「琪生長山東，征戍邊鄙，嘗與党項十七戰，契丹十餘戰，金劍滿身。又嘗征吐谷渾，傷脇腸出，線縫復戰。令孜乃自酌酒於別樽以賜琪，琪知其毒不得已，再拜飲之，歸殺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黑汁數升，遂帥所部作亂。丁卯焚掠坊市，令孜奉天子保東城，閉門登樓，命諸軍擊之。琪引兵還營，陳敬瑄命都押牙安金山將兵攻之。琪夜突圍出，犇廣都。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疎薄。庚午，左拾遺孟昭圖上疏以為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

孟昭圖直諫
令孜沉之
願津

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僕射以下悉爲賊所屠。獨北司平善。況今朝臣至者。皆冒死崎嶇。遠奉君親。所宜自茲同休等戚。伏見前夕黃頭軍作亂。陛下獨與令孜敬瑄及諸內臣閉城登樓。並不召王鐸已下。及收朝臣入城。翌日又不對宰相。亦不宣慰朝臣。臣備位諫官。至今未知聖躬安否。況疎冗乎。儻羣臣不顧君上罪。固當誅若陛下。不恤羣臣於義安在。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

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尸祿之士。得以宴安。臣躬被寵榮。職在裨益。雖遂事不諫。而來者可追。疏入。令孜屏不奏。辛未。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沉於碁頤津。聞者氣塞而莫敢言。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權夏州節度使拓跋思恭。屯東渭橋。黃巢遣朱溫拒之。以義武節度使王處存爲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以邠寧節度副使朱玫爲節度使。秋八月。高潯與黃巢將李詳戰于石橋。潯敗。奔河中。詳乘勝

高潯敗于李詳

復取華州，巢以詳爲華州刺史。以權知夏綏節度使拓跋思恭爲節度使。九月，李孝昌、拓跋思恭與尚讓、朱溫戰于東渭橋，不利，引去。初，高駢與鎮海節度使周寶俱出神策軍，駢以兄事實，及駢先貴有功，浸輕之。旣而封壤相隣，數爭細故，遂有隙。駢檄寶入援京師，寶治舟師以俟之。怪其久不行，訪諸幕客，或曰：「高公幸朝廷多故，有併吞江東之志，聲云入援，其實未必非圖我也。宜爲備。」寶未之信，使人覘駢，殊無北上意。會駢使人約寶，面會瓜洲，議軍事。寶遂以

駢深仇周寶

言者爲然，辭疾不往。且謂使者曰：「吾非李康。高公復欲作家門功勳，以欺朝廷邪？」駢怒，復遣使責寶，何敢輕侮大臣？寶詬之曰：「彼此夾江爲節度使，汝爲大臣，我豈坊門卒邪？自是遂爲深仇。」駢留東塘百餘日，詔屢趣之。駢上表託以寶及浙東觀察使劉漢宏將爲後患，辛亥復罷兵還府。其實無赴難心，但欲讓雉集之異耳。忠武監軍楊復光屯武功，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將本軍屯興平。時鳳翔倉庫虛竭，犒賞稍薄，糧饋不繼。昌言知府中兵少，因激怒其衆。冬十月

李昌言作亂

曹全最與賊
戰死

王鐸發憤請
討賊

引軍還襲府城鄭畋登城與士卒言其衆皆下馬羅拜曰相公誠無負我曹畋曰行軍苟能戢兵愛人爲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乃以留務委之卽日西赴行在天平節度使曹全最與賊戰死軍中立其兒子存實爲留後十一月孟楷朱溫襲郟夏二軍於富平二軍敗犇歸本道鄭畋至鳳州累表辭位詔以畋爲太子少傅分司以李昌言爲鳳翔節度行營招討使十二月以感化留後時溥爲節度使賜夏州號定難軍王鐸以高駢爲諸道都統無心討賊自以身爲首相發憤請行懇欵流涕至於再三上許之

二年春正月辛亥以王鐸兼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都統權知義成節度使俟罷兵復還政府高駢但領鹽鐵轉運使罷其都統及諸使聽王鐸自辟將佐以太子少師崔安潛爲副都統辛未以周岷王重榮爲都都統左右司馬諸葛爽及宣武節度使康實爲左右先鋒使時溥爲催遣綱運租賦防遏使以右神策觀軍容使西門思恭爲諸道行營都都監又以王處

存李孝昌拓跋思恭爲京城東北西面都統以楊復光爲南面行營都監使又以中書舍人鄭昌圖爲義成節度行軍司馬給事中鄭畷爲判官直弘文館王搏爲推官司勳員外郎裴贇爲掌書記昌圖從讜之從祖兄弟畷畷之弟搏與之曾孫贇坦之子也又以陝虢觀察使王重盈爲東面都供軍使重盈重榮之兄也黃巢以朱溫爲同州刺史令溫自取之二月同州刺史米誠犇河中溫遂據之己卯以太子少傅分司鄭畷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召詣行

王重榮擊敗朱溫

在軍事一以咨之以王鐸兼判戶部事朱溫寇河中王重榮擊敗之以李昌言爲京城西面都統朱玫爲河南都統以右神策將軍齊克儉爲左右神策軍內外八鎮兼博野奉天節度使賜鄜坊軍號保大夏四月王鐸將兩川興元之軍屯靈感寺涇原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北邠寧鳳翔屯興平保定難屯渭橋忠武屯武功官軍四集黃巢勢日感號令所行不出同華民避亂皆入深山築柵自保農事俱廢長安城中斗米直三十緡賊買人於官軍以爲糧

巢勢日感

駢遣顧雲草
表言辭不遜
上命鄭畋詔
切責之

官軍或執山柵之民鬻之直數百緡以肥瘠論價
五月加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侍中罷其鹽鐵轉運使
駢既失兵柄又解利權攘袂大詬遣幕僚顧雲草表
自訴言辭不遜其略曰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
有負陛下又曰姦臣未悟陛下猶迷不思宗廟之焚
燒不痛園陵之開毀又曰王鐸僨軍之將崔安潛在
蜀貪黷豈二儒生能戢彊兵又曰今之所用上至帥
臣下及裨將以臣所料悉可坐擒又曰無使百代有
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恥臣但慮寇生東土劉氏

復興卽軹道之災豈獨往日又曰今賢才在野憊人
滿朝致陛下爲亡國之君此子等計將安出上命鄭
畋草詔切責之其略曰縮利則牢盆在手主兵則都
統當權直至京北京西神策諸鎮悉在指揮之下可
知董制之權而又貴作司徒榮爲大尉以爲不用如
何爲用乎又曰朕緣久付卿兵柄不能翦蕩元凶自
天長漏網過淮不出一兵襲逐奄殘京國首尾三年
廣陵之師未離封部忠臣積望勇士興譏所以擢用
元臣誅夷巨寇又曰從來倚仗之意一旦控告無門

凝睇東南，惟增悽惻。又曰：謝玄破苻監於淝水，裴度平元濟於淮西，未必儒臣不如武將。又謂宗廟焚燒，園陵開毀，龜玉毀積，誰之過與？又曰：姦臣未悟之言，何人肯認？陛下猶迷之語，朕不敢當。又曰：卿尚不能縛黃巢於天長，安能坐擒諸將？又曰：卿云劉氏復興，不知誰為魁首？比朕於劉玄子嬰，何太誣罔？又曰：況天步未傾，皇綱尚整，三靈不昧，百度俱存，君臣之禮儀，上下之名分，所宜遵守，未可墮陵。朕雖冲人，安得輕侮駢臣節？既虧，自是貢賦遂絕。黃巢攻興平，興

胡真謝瞳勸
溫歸國遂殺
嚴實降于重
榮

詳欲歸溫巢
殺之

平諸軍退屯奉天。秋七月，以保大留後東方達為節度使，充京城東面行營招討使。八月，黃巢所署同州防禦使朱溫屢請益兵以扞河中，知右軍事孟楷抑之，不報。溫見巢兵勢日盛，知其將亡，親將胡真、謝瞳勸溫歸國。九月丙戌，溫殺其監軍嚴實，舉州降。王重榮以舅事重榮，王鐸承制以溫為同華節度使，使瞳奉表詣行在。瞳，福州人也。李詳以重榮待溫厚，亦欲歸之，為監軍所告，黃巢殺之。以其弟思鄴為華州刺史。以朱溫為右金吾大將軍，河中行營招

張濬以義責
王敬武出兵
討巢

討使賜名全忠。冬十月以平盧大將王敬武為留
後。時諸道兵皆會關中討黃巢。獨平盧不至。王鐸遣
都統判官諫議大夫張濬往說之。敬武已受黃巢官
爵。不出迎。濬見敬武責之曰。公為天子藩臣。侮慢詔
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既宣詔將士
皆不應。濬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
巢前日販鹽虜耳。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
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旦
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見天下之人乎。不亟往分

楊復光請以
朝旨諭鄭從
謹召李克用

功。各取富貴。後悔無及矣。將士皆改容引咎。顧謂敬
武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即發兵從濬而西。黃巢
兵勢尚彊。王重榮患之。謂行營都監楊復光曰。臣賊
則負國。討賊則力不足。奈何。復光曰。鴈門李僕射。驍
勇有疆兵。其家尊與吾先人嘗共事相善。彼亦有狗
國之志。所以不至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誠以朝旨諭
鄭公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東面宣慰使王
徽亦以為然。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用。諭
鄭從謹。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萬七千。自岷石路趣河

克用殺南山寺僧哭李克

讓而進兵

李存真大敗黃揆克用進屯沙苑

田令孜罷王鐸兵柄以悅楊復光

中。李詳舊卒共逐黃思鄴推華陰鎮使王遇為主。以華州降王重榮。王鐸承制以遇為刺史。十二月以忻代等州留後。李克用為鴈門節度使。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遣從父弟克修先將兵五百濟河當賊。初克用弟克讓為南山寺僧所殺。其僕渾進通歸于黃巢。自高潯之敗。諸軍皆畏賊。莫敢進。及克用軍至。賊憚之。曰：「鵠軍至矣。當避其鋒。」克用皆黑衣。故謂之鵠軍。巢乃捕南山寺僧十餘人。遣使齎詔書及重賂。因渾進通詣克用以求和。克用殺僧。哭克讓。受

其賂以分諸將。焚其詔書。歸其使者。引兵自夏陽度河軍于同州。

三年春正月李克用將李存真敗黃揆於沙苑。已巳克用進屯沙苑。揆巢之弟也。王鐸承制以克用為東北面行營都統。以楊復光為東面都統。監軍使陳景思為北面都總監軍使。乙亥制以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統。王鐸為義成節度使。令赴鎮。田令孜欲歸重北司。稱鐸討黃巢久無功。卒用楊復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罷鐸兵柄以悅復光。又以副都統崔安潛為

令孜以建議幸蜀為已功令宰相藩鎮請加賞

克用俘斬賊數萬

東都留守以都都監西門思恭為右神策中尉充諸道租庸兼催促諸道進軍等使令孜自以建議幸蜀收傳國寶列聖真容散家財犒軍為已功令宰相藩鎮共請加賞上以令孜為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二月壬子李克用進軍乾阡與河中易定忠武軍合尚讓將十五萬眾屯于梁田陂明日大戰自午至晡賊大敗俘斬數萬伏尸三十里巢將王蟠黃揆襲華州據之王遇亡去甲子李克用進圍華州黃思鄴黃揆嬰城固守克用分騎屯渭北加鳳翔節度

克用每夜令薛志勤康君立潛入長安燔積聚斬虜

使李昌言同平章事黃巢兵數敗食復盡陰為遁計發兵三萬搃藍田道三月壬申遣尚讓將兵救華州李克用王重榮將兵逆戰于零口破之克用進軍渭橋騎軍在渭北克用每夜令其將薛志勤康君立潛入長安燔積聚斬虜而還賊中大驚己丑以河中行營招討副使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俟克復長安令赴鎮癸巳李克用等拔華州黃揆棄城走夏四月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黃巢軍戰于渭南一日三戰皆捷義成義

克用等一日
三捷遂入京
師巢遁去

巢多遺珍寶
以餌官軍乃
得脫

武等諸軍繼之。賊衆大犇。甲辰，克用等自光泰門入京師。黃巢力戰不勝，焚宮室遁去。賊死及降者甚衆。官軍暴掠，無異於賊。長安室屋及民所存無幾。巢自藍田入商山，多遺珍寶於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楊復光遣使告捷，百官入賀。詔留忠武等軍二萬人，委大明宮留守王徽及京畿制置使田從異部分守衛長安。五月，加朱玫李克用東方達同平章事，升陝州爲節度，以王重盈爲節度使。又建延州爲保塞軍，以保大行軍司馬延州刺史李孝恭爲節度

詔斬崔瑋

秦宗權降巢

使。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兵勢最強，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詔以崔瑋家貴，身顯，爲黃巢相，首尾二載，不逃不隱，於所在斬之。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爲前鋒，擊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逆戰而敗。進攻其城，宗權遂稱臣於巢，與之連兵。初，巢在長安，陳州刺史宛丘趙犂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且巢素與忠武爲仇，不可不爲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

趙犇生擒孟楷斬之固守陳州

城多募勇士使其弟昶珣子麓林分將之孟楷既下蔡州移兵擊陳軍于項城犇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之殺獲殆盡生擒楷斬之巢聞楷死驚怒悉衆屯澗水六月與秦宗權合兵圍陳州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犇論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陳州號爲勁兵況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男子當求生於死○中○且○徇○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出○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州○北○立○宮○室○百○司○爲○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爲○糧○生

投於確磴并骨食之號給糧之處曰春磨寨縱兵四掠自河南許汝唐鄧孟鄭汴曹濮徐兗等數十州咸被其毒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帥所部數百赴鎮秋七月丁卯至汴州時汴宋荐饑公私窮竭內則驕軍難制外爲大敵所攻無日不戰衆心危懼而全忠勇氣益振詔以黃巢未平加全忠東北面都招討使以李克用爲河東節度使召鄭從讜詣行在克用乃自東道過榆次詣鴈門省其父司徒門下同平章事鄭畋罷爲太子太保九月感化節度使時溥營

通鑑紀事 卷二百一十一
於澱水，加溥東面兵馬都統。十二月，趙犇遣人求救於隣道，於是周岷時溥、朱全忠皆引兵救之。全忠與黃巢之黨戰於鹿邑，敗之，斬首二千餘級，遂引兵入亳州而據之。

四年春正月，黃巢兵尚彊，周岷時溥、朱全忠不能支，共求救於河東節度使李克用。二月，克用將蕃漢兵五萬出天井關，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辭以河橋不全，屯兵萬善以拒之。克用乃還兵自陝河中度河而東。三月，朱全忠擊黃巢瓦子寨，拔之。巢將陝人李唐

克用解陳州之圍

賓楚丘王岌裕降于全忠。黃巢圍陳州幾三百日。趙犇兄弟與之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衆心益固。李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于陳州，時尚讓屯太康。夏四月癸巳，諸軍進拔太康。黃思鄴屯西華，諸軍復攻之。思鄴走，黃巢聞之懼，退軍故陽里。陳州圍始解。朱全忠聞巢將至，引軍還大梁。五月癸亥大雨，平地三尺，黃巢營爲水所漂。且聞李克用至，遂引兵東北，趣汴州屠尉氏，尚讓以驍騎五千進逼大梁。至于繁臺，宣武將豐人朱珍、南華龐師古擊却之。全忠復告

克用與田從
異大破巢尚
讓帥眾降

時溥李讜霍
存甄葛從周
張歸霸歸厚
帥眾降巢
克用大捷巢
奔兖州

林言斬巢沙
陀博野軍弁
斬言以獻時
溥

急於李克用。丙寅克用與忠武都監使田從異發許州。戊辰追及黃巢於中牟北。王滿渡乘其半濟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賊遂潰。尚讓帥其眾降。時溥別將臨晉李讜、曲周霍存、甄城葛從周、冤句張歸霸及從弟歸厚帥其眾降。朱全忠巢踰汴而北。已巳克用追擊之於封丘。又破之。庚午夜復大雨。賊驚懼東走。克用追之。過胙城匡城。巢收餘眾近千人。東奔兖州。辛未克用追至冤句。騎能屬者纔數百人。晝夜行二百餘里。人馬疲乏。糧盡。乃還汴州。欲裹糧復追之。獲巢

幼子及乘輿器服符印。得所掠男女萬人。悉縱遣之。庚辰時溥遣其將李師悅將兵萬人追黃巢。八月甲辰武寧將李師悅與尚讓追黃巢至瑕丘。敗之。巢眾殆盡。走至狼虎谷。丙午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將詣時溥。遇沙陀博野軍奪之。并斬言首以獻于溥。秋七月壬午時溥遣使獻黃巢及家人首并姬妾。上御太玄樓受之。宣問姬妾汝曹皆勲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為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眾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

關東藩鎮表
請車駕還京
師

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相於何地乎上不復問皆戮之於市人爭與之酒其餘皆悲怖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上以長安宮室焚毀故久留蜀未歸王徽知京兆尹事招撫流散戶口稍歸復繕治宮室百司粗有緒冬十月關東藩鎮表請車駕還京師十二月鳳翔節度使李昌言病表弟昌符知留後昌言薨制以昌符為鳳翔節度使時黃巢雖平秦宗權復熾命將出兵寇掠隣道陳彥侵淮南秦賢侵江南秦誥陷襄唐鄧孫儒陷東都孟陝張

秦宗權陳彥
秦賢秦誥孫
儒張晁盧塘
殘暴甚于巢

晁陷汝鄭盧塘攻汴宋所至屠翦焚蕩殆無孑遺其殘暴又甚於巢軍行未始轉糧車載鹽尸以從北至衛滑西及關輔東盡青齊南出江淮州鎮存者僅保一城極目千里無復煙火上將還長安畏宗權為患光啟元年春正月戊午下詔招撫之巳卯車駕發成都陳敬瑄送至漢州而還二月丙申至鳳翔三月丁卯至京師荆棘滿城狐兔縱橫上悽然不樂巳巳赦天下改元時朝廷號令所在惟河西山南劔南嶺南數十州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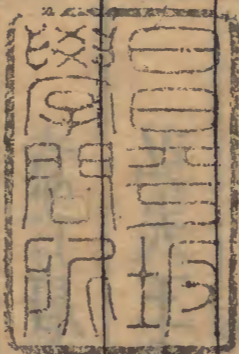
張溥曰宋祁有言。廣明元年。黃巢始盜京師。自陳唐去丑口而著黃明黃且代唐也。嗚呼。其言妖與。後巢死。秦宗權始張。株亂徧天下。朱溫卒攘神器有之。大抵皆巢黨也。寧天託諸人。告亡於下乎。然王仙芝起長垣。最强暴。裴渥許爲奏官。卽帖首請降。巢凶戾過仙芝。其所耽耽惟節度使。度彼大欲。無踰龐勛。志望不得。長驅入關。五輅蒙塵。遂瞰寶命。逮感奔虎狼谷。計無所之。始語林言曰。我欲討國姦臣。洗濯朝廷。事成不

退誤矣。生無項羽獨霸之畧。死爲曹操欺人之語。萑蒲賤人。寧足圖大。究令四海分崩。天祿永絕。其誰之過歟。田令孜以果食遊戲。厚結僖宗。專政放恣。濁亂天下。當時南衙北司。互爲唇齒。九流三事。不別貴賤。耆老侮于朝堂。盜賊競于草莽。巢等馳檄中原。章奏論列。咸得指切朝廷。詆訶禁密。皆處士不逞之辭。窮民怨毒之結也。虜携始任宋威。繼任高駢。其策俱失。及駢受巢餌。張璘戰死。益無關心。逍遙河上。初止畏寇。而

後漸不臣。忿生于怯。叛成于慙。不能讐賊。而反讐君。國家何利有若臣哉。劉巨容俘斬賊衆。將盡。欲留爲富貴資。竟不窮追。曹全晷渡江。逐北詔段彥謨代之。乃止。賊勢復振。惟朝廷負人。人遂敢負朝廷。滔滔六合。無一舉義如顏杲卿。張巡者。天子其何賴焉。潼關旣破。車駕出走。世咸咎帝不鑒覆轍。輕棄宗廟。然時非天寶。王異玄宗。張承範將弱於哥舒翰。黃巢賊盛於安祿山。時窮地迫。勢必奔馳。獨恨田令孜崎嶇幸免。不

得爲楊國忠之揭首馬嵬。君子於是知天之有意亡唐也。長安民苦巢亂。日望官軍。程宗楚。唐弘夫。王處存。乘銳破賊。兵猶救焚。勝而不整。喪敗更烈。非友金進策。沙陀人討亂。且焚絲。亦曷定乎。鄭畋以忠唱四方。李克用以勇靖京邑。遂使亡者復存。死者復生。而令孜在側。顛隳又見。一小人爲禍。英雄不能爲力。甲兵不能爲強。惜哉。義師大舉。不先誅令孜。而後討巢也。

始其明大舉不夫精令致而海內果也
 然中人餘旅其華不並然以甲兵不將盡歸
 對可曾野其及昔身坐而今將奔備頭則又其
 衣千微如以出師四衣李京以長津京島
 相度厥其文命茲策必則人持盾且怒絲衣具
 以亦來餘如練其辭雖英烈而不整其
 以之其其其苦果其日望官軍野宗委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十一終

文正乙丑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通鑑紀事本末' and '卷之二百十一']

